

攷

槃

集

文

錄

攷槃集文錄卷二

雜著上

治河書

治河之道拘牽陳策惟信於書不審今時利害固知寡當若夫久親職役頗習事形本非神靈難傳遠議凡此皆不足語於治河之智者也茲事體大賤不及議彊欲通其趣要聊復妄言之竊觀禹貢一書但挈綱維不載施功之法非沒而不書以爲其事不足記也然而至仁所流開厥審慮究極古今全攬大勢先定其規模斷而行之上繼禹功下除民疾固所望於世之大人者也今列舉古昔之形而斷以今河之難易

古之大河行於平原以北周定王時南徙於時雖失禹河故道大勢未改則猶然載之高地也建元之際河決館陶溢於千乘自永平以來迄於唐宋千乘之道常爲經流於是治河者所爭有二一曰入海之道一曰決河之塞河性無常忽徙而南忽徙而北不定入海之道則下流居民無所定處故引河北去及故道不可復二說每相乖違而未合適從也今夫河惟上流潰決而後下流溢淤亦惟下流先淤而後上流潰決入海之道不直不暢則潰決之害雖日月告可也此一定之勢也在事者不悟惟專隄防此所謂察於近而不察於遠者也譬人腸胃痞疾醫者或越而上之使吐或利而下之使

瀉爲治不同同於去疾而已賈讓王橫王景及宋李垂孫民
先陳祐甫之徒則利而下之之說毆陽永叔謂故道必不可
復則知治疾者又有可以越而上之之術者也二者不同同
於入海吾以爲必有能辨其宜上宜下者斷而行之而後功
可立是在醫國者之察脈瞻傷攬全勢以圖之期於無遺民
之疾無失河之性俾大河行於天地自然相安若無事者開
太平之基奠萬世之利斯得之矣若夫狃於一方憚於艱鉅
牽於時事不顧其後苟且補苴歲糜帑金大農支絀上數爽
其憂下數被其殃國家視大河隱然如一敵國豈非當時爲
謀者之失哉至於河決而塞之詩書雖無明文吾意盤庚祖

乙以來當已如是苟宐於時此不可易者也自是而後河有變遷地有利害自漢及唐莫如東郡白馬爲最故古者之議於此爲多宋天熙金大定河益徙而南古今之變論者比之氣數之不可輓矣是故由濬滑而澶鄆由澶鄆而曹單由曹單而徐邳由徐邳而淮海其爲地不同而受害則同受害同則所以隄堰障塞施功之法大抵皆同此固事之所不能無功之所不可缺者而實皆禹貢之所不載也若夫今日之河較善於古者三不如古者二非其治之之方不如其勢則然也古者治河上流決則多穿渠以殺水勢水勢殺而下流弱今亦建用滾水等壩而下流挾淮竝力入海不患其弱以水

治水一善也古河入海之道南北遷徙不常今則二百年經
流無改二善也古者不專河漕而亦藉爲運今則河運分爲
兩途三善也乃其不如則亦卽於三善之中生其二患而不
得不爲意外之慮者也夫以一洪湖全受淮水復以一高堰
全束洪湖此其勢已岌岌而況加之以黃流之倒灌哉洪湖
溢而南高堰決而南淮黃合漲而南高寶興鹽千里之地將
爲巨浸矣按水平高堰地勢出寶應一丈八尺有奇出高郵
二丈二尺有奇高寶河隄又出興泰民田一丈有奇然明初
高寶河身雖高而湖面則卑故王恕請修造湖塘引塘水濟
運今則湖面高於河身昔日之運河患湖之涸今日之運河

患湖之漲由此觀之蠶社等湖昔卑而今高實由昔渙而今
淺豈非自洪湖以下漸受黃流之淤澱故哉湖高而運河之
隄不得不高下流城郭居民如在釜底然猶可諉曰地寬而
勢散請試言其急者則莫如淮陽清河此一郡一縣城矣北
河旣乘建瓴之勢南河亦露齧決之形雖曰新城鉢池山柵
蒲灣一帶隄岸完固可恃而王公隄磨盤莊之已事能無戒
乎故曰不如而可慮者此其一也至於裏河爲東南漕粟咽
喉而橫當二瀆要害之地此又其慮之匪細者也大抵昔日
之河分而易治今日之河合而難治論者謂治河無一勞永
逸之功無喜新說無惑道聽此其言皆是也然使不合天下

之全勢而計之使無遺國計民生之慮河公之仁其可常恃而無憂其變乎吾意必有任其已溺已飢之責者而非儒生所可議也

自記云治河之事本非所知往時嘗妄擬三文亦紙上彊道耳異之以爲義當而所言未能詳備因亦爲二文卽七經紀聞中所附論河湖文也余故復取舊稿三篇附於異之文後以備一說道光己亥三月

讀禹貢 二首

禹以四條導山皆自西而東以大川爲界雖非推尋脈絡而脈絡分明如見聖人睿知所別非苟然也蔡氏以逾河爲疑謂西山之脈自雲中來其說本於朱子余竊以爲不然夫山水夾行天事地勢相因而不易者也惟河爲全乎人全乎人則水勢可輓而山脈終不可亂禹貢書法荒遠宜略及脈絡

難明者一以自某至某爲文嶓冢循漢南經西紫與房至荆門荆山與岷江北岸脈絡相亂故惟以至荆山別爲嶓冢之脈明其與漢水相親而非岷江北岸也西傾自鳥鼠經散關太白褒斜終南出函谷與嶓冢東來之脈相亂故惟以至太華別爲西傾之脈明其與河渭相親而非漢江北岸出武關者也且岷江南岸自松茂南至牂牁東折入夜郎經臨賀桂陽北度嶺爲衡山遼闊數千里雖在荒徼略而不記而聯綴本末其辭不紊何爲北條獨亂其例乎夫禹鑿龍門非獨李復言之實讓亦傳其墮斷天地之性淮南子曰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然則西山之脈自岍岐爲壺口雷首復何疑乎

若夫代北寰武嵐憲之脈則另爲一支以其遠於中國故不記耳又嶓冢一條是漢水以南岷江以北蔡氏謂江漢以北者亦小失也姑爲是說以質後之君子

王橫謂禹行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此但據西山禹蹟云爾形家者非南岸而不得遂謂熊耳以下漸平如砥千餘里脈亂難識直至青齊始起岱嶽此由不知河流爲全乎人故狃於山水夾行而妄推其脈如是我

聖祖仁皇帝睿知所別謂泰山之脈自塞外入中國夾鴨綠江與長白作對然後數千年相沿之誤一語而別白之不可易夫天地之故非

聖人其孰能明之

讀溝洫志

禹奠大川本以平地使水有所歸民有安處因以通舟楫至於經其小水使埒大水以達於海乃治水之綱維而溝洫蓄洩預民田旱澇及貢道所入皆自然相因所謂故也若夫史起鄭國白公決漳鑿涇則專用漑鄭當時徐伯引渭穿渠則專用漕及楊焉王延世商計功利則專事隄防而已禹以一貫之而有餘者諸人分效之而恆不及亦足以明其智之有大小矣然賴其漑而關中沃野底柱之東可以無漕當是時有河患之處無漕其餘郡可以漑者卽可以漕六國固無遠漕之事矣終秦漢之世敖倉陳爛三輔無轉輸不給之慮而

苟非河患百姓無以旱凶累原野有司得緣以補苴救荒爲
優漁者水利修而仁智之道得也是知漢人之治水猶爲近
古雖分禹之功而無變禹之道惟隄防之設起於戰國彼固
各私其土非謀河之全計也平當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濬
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吾獨怪夫漢以天下之全而出於戰
國一方之計也賈讓欲決黎陽遮害亭徙民舍當水衝者放
河入海昔人迂之由是委巷之徒執爲棄地畀河之論皆以
讓爲口實近時省齋陳氏始辨其爲專指東郡白馬而言然
後知讓固至論也夫河性湍悍壅而防之一縷之隄不足以
敵其奔迅潰決之勢衝流之民排沮澤而居之使上之人不

早爲之所將聽其一旦之湛溺而不顧乎當時竝張戎韓
牧王橫開空之說皆同此指非獨讓一人言之也夫河壩之
側不可田廬番系田之而敗讓等欲徙其民而當世無施行
者豈不惜哉

江南省置域略

江南省於天文兼得斗牽牛須女房心奎婁分野於禹貢爲
揚州兼徐州豫州之域於春秋戰國爲吳越宋楚之地於秦
漢郡國爲會稽丹陽鄣九江廬江淮南沛七郡泗水六安廣
陵三國又兼潁川琅邪東海之境南據大江北沮淮河東濱
海西接豫楚漢分江以南屬會稽揚州刺史統之江以北爲

淮南兗州刺史統之三國淮南屬魏

上自安慶下至廣陵其後廣陵亦屬吳

而

江南屬吳晉亦置揚州元帝渡江揚州爲王畿領江東浙江

而徐州僅得半焉宋孝武分浙江東爲東揚州

於今爲浙江

而僞

置南徐南豫江州等郡齊梁因之隋一天下廢郡爲州置司

隸刺史分部巡察爲江州濠州歙州宣州蔣州廬州吳州常

州潤州楚州揚州徐州唐置淮南道江南道旣又分江南爲

東西二道末年海泗二州爲楊行密所據至五代而淮南江

東西爲南唐宋置淮南江南路經略安撫使元設江淮等處

行中書省以丞相中書令主之又置淮南江南肅政廉訪使

明爲京畿重地不設三司而受成於六部宣德時始專命巡

撫景泰時始定以都御史專撫應天等府而以淮揚廬鳳四府徐滁和三司屬總漕兼管巡撫宏光時設鳳撫 國朝順治二年改南京爲江南省設立經略招撫內院大學士四年改經略招撫爲總督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六年改總督轄江南江西二省康熙二年改轄江南一省二十一年復改轄江南江西二省設立安徽江蘇巡撫於是始變歷代江南北分統者爲上下江分統焉其界東則海州通州太倉松江濱海西則潁州與河南新蔡界亳州與河南鹿邑界六安之英山與湖北麻城界北則海州之贛榆與山東郯城界徐州之沛縣與山東滕縣界南則徽州府徽州在萬山之中左界浙

江湖州府右界江西樂平浮梁西南之安慶當上游陸界湖北黃梅水界江西湖口東南之蘇州南界浙江之嘉興此其四至之所屆也大江自江西湖口入安慶界至蕪湖縣東南流者經太平府當塗縣牛渚采石至高淳

按水經註以此爲中江本由溧陽玄

興震澤入海自揚吳作五堰明代以江水泛淹沒蘇常田禾國稅無出因欽降版築作廣東壩自是而中江不復通蘇州矣東北流者經博望山三山烈山自和州入江浦六合界爲

黃天蕩至鎮江金山泰州通州海門入海此禹貢所稱北江也淮水自南陽府入潁州界挾潁水汝水經壽春臨淮至泗州盱眙入洪澤湖會黃河於淮安黃河自歸德府虞城夏邑入徐州府碭山等縣界經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會淮水由

淮安東出雲梯關入海其山脈皆發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北短而南長凡山脈之來皆不自本省始故必遠溯其來脈乃明其北一枝爲舉爲嵩爲熊耳及湖北河南諸山自信陽蘄黃入江南六安界爲潛岳南一枝經潛山桐城舒城廬江迄於巢縣無爲北一枝自六安分水嶺循廬州鳳陽滁州來安此江北之山脈也其岷山南一枝爲湖南衡山去爲黔粵五嶺別一枝爲仙霞嶺在江西廣信府分水之西發去爲浙江之會稽吳之天目建康之鍾山江浙之山自南來故水皆北流又一枝自仙霞嶺常玉山發去爲徽州太平廣德池州甯國自西南趨東北此江南之山脈也江南恃長江之險以限南北而長淮實長

江之蔽其所以守淮之重鎮有八曰盱眙曰淮安曰揚州曰
鎮江此淮南東路之險要曰壽春曰鳳陽曰和州曰采石此
淮南西路之險要此皆所以蔽長江者也若夫江防之要曰
安慶曰濡須曰采石曰和州曰江浦曰滁州曰六合曰瓜儀

曰鎮江此皆戰守所必爭之地也至於海防則上海海門狼

山金山皆爲重地

明時倭據太倉官兵列於海口賊潰圍出轉掠蘇州又嘗寇掠通州泰州自崇明薄

蘇州總而論之自安慶而下爲江防要地蘇松泰通爲海防要

地一在西北一在東南徐邳淮泗爲河淮所經賴寧壽春當
中原南來之衝英霍潯桐爲豫楚南來之衝前人解瓜儀爲
北面門戶廣德建平爲南面門戶此特指建康而言非全省

之大局也夷攷古昔風俗所由安慶及江南之徽甯池太廣

德等處地理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昔人號爲難治

孫吳時山

越爲患由來已久明時以徽隸金衢道安隸九江道於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徽江卒作亂而守道罔聞太平軍民呼噪入府僅以和解巡撫張嘉允奏備安有地方四千

里而無一憲司鈴轄之請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遙制

者又嘉靖時南京操江喻時奏請於蕪湖添設參將議者謂

狼山金山各有副總沿海一帶

淮陽嘉湖各有兵備復有兵備駐劄廣德則門戶有守矣此

足以禦外至之賊安慶儀真又有操江巡江則堂奧有守矣

此足以禦內發之盜蕪今則此數郡民情馴服其愿者多經

湖不必添設參將云

商貿易而士之誦詩書以仕於朝文行卓然爲時望者不

勝述焉惟潁亳壽春一帶其地廣野四達民俗剽悍剛武不

事農商尙氣輕死報仇殺人頗有古燕趙之俗廬州則民情

而地不盡利鄙樸儉陋輕去其鄉鳳陽地瘠而民易告飢故他郡之傭顧作使男婦二郡之人爲多淮徐數被水患民多流亡揚州則高郵寶應同於淮徐而郡治爲鹽莢所聚其俗侈富古今偁美蘇州民俗淫奢略同於揚惟賦稅繁重甲於天下而人文亦爲之冠信乎大邦之地非徒財富韋左司之論不虛也此江南民俗之大略也

吳丹陽郡治非在曲阿辨

辨景定建康志

前後漢志曲阿屬會稽郡順帝分會稽爲吳郡曲阿遂屬吳郡晉宋以來分吳郡爲東海郡治京而曲阿爲武進分吳郡爲毗陵改晉陵郡而曲阿爲縣是自漢以來無以曲阿屬丹

陽郡者今謂漢末及孫吳丹陽郡治曲阿者一據討逆傳吳景事一據吳主紀一據宋書庾炳之傳今還以此三事辨之討逆傳云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時吳景爲丹陽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何俱就景是先徙母而後就景若景在曲阿文不應云爾劉繇傳詔以繇爲揚州刺史繇憚術不敢之州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蓋是時曲阿自屬吳郡揚州刺史所統故景賁權迎治於此朱治傳所指爲州下者也討逆傳云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若景在曲阿文不應云爾所云繇至皆迫逐之據成事而言繇傳云術圖不軌繇遣樊能張英屯橫江當利拒術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

使去政以刺史治宛陵當上游興橫江當利接恐其相躡故
逐之乃以刺史逐郡守故景賁不敢抗也以理而論未有景
賁方迎之而繇至卽逐史以互見爲文故討逆傳不嫌徑筆
也景賁見逐退舍歷楊而朱治傳策家門盡在州下不言在郡也

治乃使人迎太妃及權兄弟若景賁在曲阿不應舍之而去
而俟朱治之迎之也是時治爲吳主紀云太元元年秋八月

大風江海涌溢高陵卽堅墓在曲阿者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此

二句恐不相連說郡城自指吳郡而言權當徙京城今鎮江府京

城去曲阿六十里故連述之若謂丹陽郡城則無明文可攷

若庾秉之傳何尙之論丹陽曰曲阿今在水南水秦淮水漢晉以來或偏

淮或偁水水北爲秣陵水南爲建業晉以後丹陽尹治建業宋周宏正傳元帝欲都江陵王褒密諫還丹陽明日帝曰卿昨勅還建業政似以曲阿字代丹陽郡治然不可攷難以爲以互偁相語也據南史刪此語不載也凡此三事皆難爲定又按建安九年權弟翊爲丹陽太守遇害孫何時屯京城聞亂馳赴宛陵是時權西征黃祖聞亂自椒邨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板至京城試攻城以驚孫韶按曲阿在京城東六十餘里若丹陽爲曲阿權自西還不應先過定丹陽後至京而韶不知也又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三年詔復曲阿爲雲陽赤烏八年陳勳鑿破岡自句容至雲陽通吳會船始不由京口大江而雲陽乃爲水路要津亦不應徒孫休於此也以大江形勢言之廬江

郡在鄱陽東宛陵在廬江東江甯在宛陵東京口在江甯東

曲阿今丹陽縣治在京口東未有中閒數百里要地不爲郡治而

置郡治於東偏下邑也甯國在太平之西南江甯之南連跨

鄱陽新都建安十三年討黟歙置新都郡會稽吳郡四郡地數千里山越爲

患故郡治於此及晉治宣城郡而丹陽東偏已分吳興等郡

孫浩分則郡治在建業空矣

吳丹陽郡治建業辨

景定志辨丹陽郡治常在建業漢志言郡治宛陵者暫耳元云

封二年改鄣爲丹陽其城在今江甯府東南八里卽漢丹陽太守晉丹陽尹治舊志亦辨其不然但

以爲移治建業則斷始孫吳據張紘先主語不知紘與先主

所勸徙者都治非丹陽郡治也

云建安十三年權領丹陽郡自宛陵還治秣陵改秣陵爲

建業郡又云權改秣陵爲建業建安十三年移丹陽郡爲建業皆莫知所出按曹公表權領會稽太守屯吳以弟翊爲丹

陽未嘗自領丹陽郡且自吳徙治秣陵乃十六年非十三年十三年分置新都郡冬遂與曹公戰赤壁無暇徙治也後

漢志例凡縣名首書卽爲郡治之所宋書志元封二年爲丹

陽郡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

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若孫氏先已移治沈約不應舍先

而述後也惟呂範傳以範爲丹陽太守封宛陵侯治建業此

乃二十五年權破關侯移都武昌建業都治無人暫令範鎮

之耳至黃武七年秋呂範卒明年四月改元黃龍元年秋九

月自武昌遷都建業是時丹陽守人與治所無攷越五年是

爲嘉禾三年乃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觀恪本傳論
丹陽與晉書桓彝溫嶠論宣城同今斷以吳丹陽郡守仍漢
治宛陵一以國志明之孫韶傳孫翊爲丹陽太守遇害時孫
何屯京城馳赴宛陵此一證也太元二年休立爲琅邪王居
虎林諸葛恪不欲諸王在瀕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若
郡治在建業非瀕江兵馬地乎休徙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
侵之及立衡懼罪自拘詔遣衡還郡若在建業何云遣還郡
乎此二證也諸葛恪傳所論丹陽形勢則郡治實係山城而
非瀕江之建業也此三證也惟郡治實山城故孫瑜領丹陽
太守自漂陽徙屯牛渚不居本治也吳前後丹陽太守吳景

奪周昕此後應孫翊孫瑜呂範有一人諸葛恪李衡沈瑩襄陽記衡

爲恪司馬恪被誅非爲丹陽太守按赤烏中恪爲威北將軍

屯廬江圖皖口又屯柴桑代陸遜鎮荊州及徵爲輔政不應

仍領丹陽太守且恪徙孫休衡已爲丹陽非恪誅後也自記云以

上三文在江甯府志局館作

雜說 四首

己卯之歲方子適粵粵古炎荒地厥氣恆燥蟲昭蘇不蟄九
秋隆冬蚊噴膚曝面無少息方子有幽憂之疾苦不寐而蚊
復擾之不堪其虐自乙夜至丙夜始浹乎漏之一更擱血三
千未之有失或曰子之擱蚊有道乎曰然方蚊之集乎吾面

也吾舉掌以擱之掌及平面之尺而風已先至蚊預得風之信則疾起而颺其風自北來者颺而南其風自東至者颺而西掌與蚊不相及故恆失蚊而以自擱吾爲之中掌而緩其擱中掌則風正風壓而下蚊颺而上蚊之力不勝乎風之力則其起之也遲雖然則何能無失然而風禽之於先而掌擱之於後其失之也希矣客曰嘻有是哉久矣夫未有以正風之說啟於粵大吏之前也

鑄銅徑方裁爲三羽大小者五方一長橈一爲數七聚而爲人者十九冠服九器皿三十一狗馬十七禽鳥二十凡宇內之物爲形九十六靡不曲肖近巧者演之至二百餘形名曰

七巧之圖不知其始於何時近江南人多喜爲之或曰其術自句股來或曰開方或曰弧三角皆莫定其說然須妙思慧解乃悟不則窮日夜不能成一物毗陵瞿某最工此嘗語余曰此六者惟所置之皆可獨方者最難然六者無是則失所倚而不能以成形方子聞之愀然而悲曰嗟呼方正之難置也而舍是又失所倚而無以成物也獨此也哉

南方水艸所鍾多蚊而粵尤甚冬夏不絕民無貧富貴賤必具帳幕復扇驅之至淨盡而後克安寢苟或有一之未去則竟夜苦擾以爲患客有善謔者爲言其鄰有愚婦人惱其夫罵之曰若不夏余余夕驅蚊獨遺若首使獨嘔若聞者莫不

失笑俄而思之愈笑不可已方子曰嗟乎古今來君臣父子昆弟之間厚自私而計遺禍於君親骨肉而不悟其旋集於己也有異此愚婦人也哉

客有館乎廉州太守者暇共語汎及廉市物價客曰米薪差平惟魚鹽不賤廉濱海產魚鹽魚鹽固賤太守曰曷爲其然邪廉瀕海產魚鹽魚鹽固賤曷爲不賤邪客曰廉產魚鹽魚鹽且賤則貿易爲市載以來余昔之來扳而載乎魚鹽舟也太守與執辨不決其僕在側曰喏非也昔所載賣而市乎魚鹽之舟是也索索然捆載於舟中者非魚鹽也廉產魚鹽魚鹽且賤賈人販而鬻乎芻郡返則易而市乎布余曰然人之

情於所未見開而悟之非難及其心生信於目則其執之愈
堅終身不解是故經傳而聖人之心亡史傳而事迹之實亡
獄詞具而兩造之曲直亡文章傳而古人甘苦得力之妙亡
逆古人不言之志道乎康莊而又必周乎曲徑溪林翳伏艸
樹蒙密人迹罕至之處少有不到則不盡舟行江上望見廬
山而以夸於窮髮以北之人言之者本非意而造諸虛也然
而其於知也遠矣

毛生甫曰似柳子厚學周秦諸子文

原學

人有臨乎九達之達馮高視遠其於前路略望見塗轍遙辨
其夷險而止焉弗進問將何適茫茫乎未有所決也校其馬

之良御之巧可以致遠而弛焉不夙駕坐馳默逝其足迹恆
不溢其背吾之於學焉有若是古之爲學者不然發軔乎堂
階弭節乎周行修遠勿迫取道萬里恬乎必達其神勇也神
勇者舉堪輿盡納諸踵

名字說

吾名樹字植之先子所命也初亦瞢於取義知命之年感物
發悟喟然有感於吾心因自誨之曰今人植百果艸木者加
澆灌勤護理條櫨莖葉未有不日滋榮而遂其生者以我殖
物物賁然不我欺然則移此理以善道自殖加澆灌勤護理
克盡其性天顧不篤其生乎哉詩曰自予多福夫福莫大於

有生非莫勤於自殖嗚呼小子爾乃不繹思彝教日任其槁折以萎絕也吾見其於生也靡幸矣

化民正俗對

客論安處生曰今俗有嗜鴉片煙者興起不二三十年而蔓延天下皆徧是其爲民生之害吾子固默識於胸久矣

聖君賢相淡塵於懷名卿良有司多方厲禁不能除之且日有甚焉近聞之道路 中朝有建議將盡取若輩而誅之是固其罪所應得矣然得毋猶有未盡之義乎於子之意云何安處生喟然而對曰何爲其然也夫治國者刑有所必建法有所必窮事有所必礙道有所必通夫制刑之本將以禁慝

裏懲犯義也今人有觸罪者舍之而不刑則法廢將必全伸
吾法焉則不可勝誅於是乎事礙礙而思其通非非之於道
焉不可道不虛行仍存乎事與法而已且夫事有不容於堯
舜之世者後王之世容之者或有矣事有不容於後王之世
者有則必斷而誅之而後天下可治非後王之治詳於堯舜
也爲後民所觸之罪非生於治古方起於後今至無理非人
情習染至易而交徧其犯若甚輕而其究將使一世同歸於
大敝是故盜賊䟽亂大姦不絕於世而以名都劇郡方州下
邑之民數通計之則爲之者之數恆不敵不爲者千億之一
此非獨秉彝好德然也亦猶其名足恥而其法甚嚴有所憚

而不敢犯也惟夫淫酗博塞嗜欲之衰閭里相習又率皆倡之於衣冠士大夫長老之人彼自孩童至於皓首濡耳染目靡然耽溺於其事以同己者多而自證以習非者眾而相安因恬而不知怪固以爲是不足恥也且其法又非若盜賊之重也僅而有犯焉亦百人之一而已百日之一而已雖犯而其罪又可巧而避詭而脫於是乎胥天下趨之而不返申明約法家喻戶說而莫之從卒其廢時失事喪身亡家傷風蠹俗使民怠於作苦士荒於學修官曠厥職工賈耗其貲奴僕懈於使令舉凡所爲生人之經勤生不匱明作有功之常道皆廢故曰至無理非人情直較之盜賊誑亂之禍百倍而猶

過之夫以百倍於盜賊號亂之罪雖斷而誅之豈得謂非宐然而有不能者爲其多衣冠士大夫之人而又閭里交徧而不可勝誅故也然則將遂任而縱之乎非也夫爲法以禁姦者必塞其源其源不塞而徒止其流雖多方以遏之亦多塗以決之流至而湔潰焉而已其曷益乎今官司所爲一切法禁於鴉片之條不爲不嚴矣如躉船之有逐也津關之有譏也屯販之有執也議者又欲增重其權稅以折困之然皆以施於販賣者耳而未詳及於食之者也是以法雖密而無分寸之效嘉慶初雖設有枷杖明條而卒未聞有一人一犯被刑焉者夫鴉片之害食者其源販者其流也蓋倒施之勢也

今誠嚴治貪者則販者不戢而自息矣而治之又非空文所能禁也且夫治盜賊之害者自下治嗜欲淫僻之害者必自上貴者始貴者不治則其源終不塞而貴者勢又不能遽加以刑誅也而其勢又足以飢法也是以先王之教治貴恆嚴於治賤管子曰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僂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非令之必行不可得也夫鴉片之害胥貴賤而皆然矣然欲治之則必自貴者始何則貴仕之人鄰於知賢不當與愚民無知者同犯也故備責之也吾有道於此不遽刑誅也而使之憚而懲焉甚於刑誅久之刻著明深不能拔以逃則悔而從之矣

然則道之存乎事與法者可得而陳矣故欲令鴉片之害永絕則莫若嚴治食者欲嚴治食者則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欲治士大夫在上之人則莫若媿厲之一法令誠下一令曰凡食鴉片者官褫職永不敘復幕賓立辭去仍申令大小官中不得復相延聘士子食者終其身不許應文武試兵役奴僕食者立絀退仍申令永不得復應顧役凡民食者抵罪仍罰出贖鍰而猶慮無以苦其身以動其心也從容隱混無以異於良民也則爲之象刑墨黥殊其衣冠以辱別之乃箸令曰凡食煙者一切嘉會吉禮賓祭之地不得與其親故悉絕其屬不許相往還比於倡優盜賊不齒士類如此亦足

以摧其冥頑積重之勢矣蓋俗流失世敗壞非大爲之防斯
犯之者莫止然要當許以自新自犯之日過十二年無犯準
親鄰結保復爲平人除其衣冠之刑及令十二歲在天星爲
一周亦足以爲娶始之期矣且罪者世不相及如祖父兄有
犯不以累其昆弟子孫焉如此旣不多殘人命亦不毀其室
家而風俗可以移澆浮可以止孰與夫盡殺而猶未必能止
者乎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畏之觀於盜賊而知之矣
盜賊之刑自古未嘗廢而盜賊之人古今相續如流水而未
嘗絕故夫專用殺者未可以善治也古之善論治者曰太上
變化之其次媿厲之其次整齊之今行媿厲之法爲整齊之

用而率歸於太上之變化堯舜之治不過如此豈非所謂有恥且格者乎且專殺又有所不行也今告食煙者曰爾有犯吾且殺爾彼固不能遽信而從之也其心以爲是何能遽殺我也且又何能盡殺吾曹也惟曰爾有犯吾不待時而行法行而遂無以自容於鄉里久必悔而從之矣又告有司曰汝見有食煙者盡執拘以殺有司厭於申詳審覆之多事也固不願爲之矣且殺一人而多漏網心既有所不安徧誅而血流漂井以蹈於狹隘酷烈之所爲心愈有所不安則相與隱避矣惟告之曰爾見有食煙者卽明以象刑施之刑旣施而縱使歸其閭里而官之事畢矣則有司何顧而不行法與

客曰子之言良有然矣然此令行必將條定法例吏急而一
之誣報告訐姦邪竝生黠有力者隱屏而脫罪惡民陷而麗
於法又貴人勢要所影庇欲投鼠而忌器則不得發禁姦不
得其術所傷必大慮不足止害而轉滋擾亂也曰吾爲欲盡
殺者非其輕故耳若夫古今立法以明民者孰有安坐無爲
而不煩吏事者乎且 聖明在御大臣體 國百職司守
度奉法凡天地之內含生戴髮之倫莫敢相踰越固將意諭
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渙號而萬里奔走何有貴勢敢梗大
法而致投鼠之嫌乎故誠能大決藩籬破顏面無徇縱執此
之令堅如金石行此之法信如寒暑而又散去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告訐一切之法不用惟在賢大夫良有司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憂深思遠慮害持難爲生民立命以上紆 聖

主宏濟蒼生之至願則此令雖繁校盡拘而殺之不亦輕平
而猶易行乎最可異者有謂宐弛其禁益令內地種熬以分
夷人之利以壓食之者之欲無論古今無此治體且又安能
止其害乎是抱薪救火紆兄之臂而謂之姑徐徐云者之喻
也亦見其愚而罔甚矣昔人論刑者曰剗剔桷黔蚩尤之刑
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及
至隋唐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卽有虞鞭扑流宅也聖
人復起不可更易吾以爲今律遵用隋唐無異唐虞既有然

矣獨象刑未復耳象刑者本謂象天道而作刑而尙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中刑雜屨下刑墨矰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管子曰倍堯之世其獄一跼腓一跼屨而當弛漢文帝詔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荀子雖謂治古不止象刑而固以墨黔非屨赭衣與肉刑竝言之今誠采尙書大傳制爲象刑專條以處夫情重罪輕之獄以媿厲爲整齊變化之用以紹復有虞之治所謂教成而變渙善乎董生有言曰習俗薄惡民人抵罪雖欲治之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乃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

是者必變而變化之乃可理也苟欲善治而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變化而不能變化也變化則可善治而裁害日去福祿日來矣今誠行伏生董生之言先行諛而黜媿辱使人自愛而重犯法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格者未之有也今士之應攷校者爲之親鄰結保以明夫無刑犯之譽非下賤之族則以食鴉片之條入於此科不足以辱之乎若夫弟治其末止其流則爲法已具矣亦不可徧廢也

勸戒食鴉片文

凡人生而有知卽莫不知貴其生尺寸之膚有傷則嘸而泣矣危塗幽夜怖而相戒雖誘且怵之不敢赴誠懼死也及長

而凡事物之稍不利吾身者切避之不得則憂或祠而禱焉
自少至老無賢愚貴賤日夜之所營心思智慮之所畢瘁日
趨利避害焉而已趨吉避凶焉而已或遘危疾則憂有告之
以將死則戚人之情莫不然而食鴉片者獨異於是知其死
而趨之安其危而甘之如飛蛾之赴火知死而趨之則之死
而人不憐安危而甘之則當天下下流眾惡交指之的而無
人之氣無人氣之死而人不憐是蟲豸犬豕之類也非人類
也何言之蟲豸無知不知以惡死爲不祥而慮防之犬豕不
知有是非榮辱之名任人之呵叱賤惡而曾無羞惡之萌是
故人而若此則卽斥之爲蟲豸犬豕也彼雖欲不受而固無

解其名與實之僂情也抑尤有甚焉者蟲豸犬豕不爲世道風俗之害不以塵君相在上之憂今食鴉片者則不但已也嘗試詳論之夫食鴉片之人其始不過起於一二浮薄不檢之徒相恣以爲娛樂耳初食不覺久之食必應時謂之上引引至則手足痿弱口眼喎斜涕洟不收與中風邪痰厥相類當此之際一切人理盡廢雖侮之辱之詈之挾之不能起而抗也此其初害於生也一也又久之則中漸枯氣漸漸藏府積蟲數百千條以齧之於內面焦齒黑肌瘦色如煙煤肩高於頤項縮脰伸其形狀可憎如鬼人亦卽以鬼呼之如是厭厭以逮於死也自促其算者也二也又食鴉片之人必須

肥醴甘果之類以養之引之重者每日一二錢至五六錢不
等計煙一錢亦需銀一錢財力有限雖富者不能填此漏卮
況貧者乎然而食煙之人甯任饕餮之闕而此費不能少故
致父母之養不顧妻孥兒號不恤親族嗟吁鬼神側目雖暫
未死而生理早絕三也且食煙之人多在宵夜呼朋嘯侶焚
膏爇燭達旦不寐連日之朝人方興而彼方卧恆至午漏不
起官曠厥職士荒其學工廢其業商賈耗其貲兵役墮其職
事奴僕懈於使令廢時失事傷財亡身破家干法犯禁傷風
蠹俗以貽世之大患四也此四大害人非不見也非不知也
然而相趨相鶩以甘死於是也如水之流東沛然日下而莫

之止始猶避人有所諱而不承也今則公然正以供客矣始
猶不過僕隸下賤之人今則徧於衣冠矣始猶不過齊民之
下流男子也今則僧道婦女皆吸食之矣始猶不過閩粵南
紀近海洋之地今則東西北三方邊塞口外通行矣種種之
害日涖日鉅日甚日眾其勢驤驤乎將盡化天下爲蟲豸犬
豕也天下盡化爲蟲豸犬豕則三綱淪九法斃五事廢人理
絕萬害興自生民以來其禍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

聖君賢相焦思於上賢大夫良有司厲禁於下而莫之能止
念及此雖盡法致辟於此人其誰曰不宐而其害又不止此
也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國也非獨歲糜中國金錢數十百

萬而已也其勢將使中國人類日就漸滅也此天地之大變也自生民以來其禍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我中土之人以聰明粹淑靈智之性甘受外夷之愚弄毒蠱以死殉之而弗醒弗悟較之蟲豸犬豕之本無明性者更不若也且聞水陸隘口市販者千百成羣刀械備具皆以命兇徒趨利走險所爲而不肖兵役又因以爲利借查拏之名擾害行李夫物之情此有所非而後彼有所興使我不食之彼惡所售之念及此雖盡法致辟於食之之人猶不足蔽其辜罪也近 中朝有建議將盡拘若輩而殺之此固其理所必然勢所必至也何則凡害之在於一事一人一方者猶小其徧延於天下

則禍烈矣夫禍之大至徧延天下則於

聖主之治豈能

舍之而不問與且夫民有忤於天爽於物違於道逆於法戾於義其情至無以自別於蟲豸犬豕則天人交賤之天人既賤之則天人亦交棄之故積禍至重則一任其禽獮艸薙而莫之憫慟斯劫運所由成也故食鴉片之人不禁則將盡死於煙禁之則將死於法與其死於煙而劫運成人類滅毋甯死於法而猶可及止也書所謂辟以止辟也雖然天人有悔禍之心聖人懷不教之虐鄙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而言之是爲罪矣顧念同類胞與不殊私居漢憂愍其將抵大法也故作一文痛切陳諭庶彼忠告普願食煙之人其繹

思之夫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轉移之幾在於一己罔念克念
聖狂攸分試取吾言一一反而問於心應殺乎不應殺乎應
改乎不應改乎且士子者已嘗讀書矣知義矣則請自議其
行是遵何道也官與幕賓已嘗臨民矣獻獄辭矣則請自判
其罪當準何律也若夫工商以下諸色目人則亦視乎衣冠
在上者之轉移之而已

更名說

禮有易名之典又曰生無爵死無諡自展禽以來有私爲之
者大抵所親所知及門人悼其德之不顯因相與爲隆名以
張而慰之余固無德美弟欲及未死而更余名以表實而明

志焉名曰楊號曰方柳字行仍舊客曰何謂也曰余生而集
蓼蓼蟲不知辛乃今七十而辛愈甚曰不知也乎哉昔之人
有言曰夫楊天下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
矣以比於毒方柳何也曰陳思王賦曰楊柳方方爲欲其生
也有禱祀之心焉壘姓諱之綴名讀之

續說

始吾爲是說旣甚醜之曰是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且顏回
不能回天仲由亦云由命乃欲造虛辭持空名以劫天命與
屈原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之可爲莊周曰風與日相與
守河河未始知有攪也則未知莊子之言爲知道與屈子之

言爲知道與聞之樹木之能勝霜雪者不受命如天雖然持斧斤而天絕之者人爲之也人爲之者亦命也而龔生獨見非於楚父豈非枉邪豈非枉邪

改名後說

改名非禮也改名而非其生惑也改名而不得生且彌日促於是道之真理之正者以出何謂道之真理之正曰大學傳曰心有所則不得其正吾以忿懣憂患日迫志動情勝所操不能持定而失其順順失則戚戚斯餒餒則道義之氣不足以自養而身亂而生以促史稱嚴延年爲河南守有府丞義年老頗悖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乃至長安上書告延年因

飲藥自殺解者謂悖心思亂惑也嗚呼此所謂不安其性命之情者眾人焚和異丞之迹而鈞丞之敗也豈遠哉夫外物不可必近名近刑兩陷而月不勝火則道盡吾今復更吾名曰正庶幾惟省董道而弗之其所與

自題像贊

近俗以來文儒學士多喜寫小像徧乞人題詠又喜爲別號以自署予生平非之義不肖效以爲本非名流徒成習氣適金陵馬君彊爲予作此圖固謝不獲則亦因自爲號曰歇菴又曰冷齋系之以贊銘詩說用自警策以比於古人几杖座席之銘及書紳云爾道光二十五

年乙巳冬十月

古之善士微妙元通唯不可識彊爲之容轉轉權實蕩蕩虛
空世智憒闇教理眞宗誰與莫逆聖佛參同

歇菴銘

晝居歇菴夜卧冷齋十六智擘

十六事本莊子

一乘平懷明鏡止水

無心去來起念卽妄斷常又乖見心不二同師黃梅夙契植
樹東山門開

冷齋說

客曰子號歇菴義已盡矣無餘矣無隱矣又曰冷齋何哉曰
非冷不能歇也蓋嘗上觀千古橫覽一世品類不齊大都凡

民多而賢聖之人不數遽換厥所由不能耐冷故也不能耐
冷則趨於熱一念熱遂歧爲萬念方生倏滅日夜相代於前
如樂出虛如蒸成菌如浮雲變滅不可方物如揚驅駛海驟
馬下坂無能休息而究其根本萌芽不出一我由有我因有
人人之盛爲眾生我之盛爲壽者佛釋氏所謂四相也由是
緣以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造爲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淫殺
盜貪嗔癡之三業蓋以色受想行識之五蘊動以八風淪於
六趣焚炙爛熯以銷鑠障蔽吾清淨本來無物之妙心皆有
我爲之也故舉一世之儔類皆視同楚越卽君臣父子昆弟
夫婦之倫禮教信義廉恥之防悉掉臂而不之顧何者彼熱

則此冷勢不竝立也范浚曰一心之危眾欲攻之其與存者
於戲幾希故道家言一念熱情丹鑪毀裂甚矣治心之要莫
急於濯熱濯熱必以冷則沃心其要也際利害切身之來而
不懼遇萬鍾千駟之加而不顧處酒色財如楊秉而不惑著
忍辱鎧提智慧劒作屨提仙人堅固不搖甯靜不動遠離顛
倒夢想恐怖罣礙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信定業
之不可離合而以不懼爲係始之徵凡此皆由冷而後可幾
也世俗凡夫聞古有仁聖賢人亦知慕之曰是有道者也是
不可及也而惡知此仁聖賢人之初乃天下之大冷人也雖
然惟天下之大冷人又能爲天下之大熱人蓋自古仁聖賢

人其守已甚冷其與人甚熱故旣曰淡曰無欲又曰欲立人
達人已溺已飢也夫曰淡曰無欲冷也曰欲立人達人熱也
至於已溺已飢則熱之極矣此石隱者流與羅漢辟支之翹
然爲冷終不如大聖人忘身利物之爲熱也是知熱由於冷
此冷與熱皆道心主之非夫凡民之所爲冷與熱也客曰子
之言皆然已無如習熟老生之常談不能振沈痼久痺之疾
何也曰固也夫大道不專苦行而非苦無以助修行之力冷
者苦力也故吾之欲居是齋也非徒欲顧其名而思其義實
欲彊其骨而弱其志以目警吾心耳僧家有曰枯木倚寒巖
三冬無煖氣則卽以此齋爲如來之雪山焉耳矣抑又有進

焉爲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名者熱之根其害遠過於慾利世頗有不好財色甘淡泊無營於富貴而其心不得爲仁者名心熾而不能冷也此庚桑所以不釋於畏壘也吾無用於世而竊慕古之立言者靳與爲不朽故平生喜著書除已刻十餘種外尙有老子章義陰符經測義待定錄昭昧詹言大意尊聞思適居鈴語及古文集十二卷晚歲研說性命因兼尋祖意緝成金剛藏十書曰初發心竊語金剛經疏記鉤提無著菩薩十八住天親菩薩二十七疑秦譯直解般若五位細因唯識論舉要大智度論樂說本法心證聖佛參同共六十四卷初亦自信正智誠言後讀黃檗禪師語錄見其告裴

休尙書云若也形於筆墨何有吾宗不覺汗下默自念曰吾
豈將爲杓人乎吾非冷而以熱爲杓何異以生滅心行說實
相法如鹿逐陽燄豈有解渴分而況意識箸述從門入者乎
已出者不及止矣其未出者當如古德悉焚經疏文字庶於
冷與歇本志相應此文儻傷昏濁私獨大慙友人光聿元謂其似有學集誠然誠然非光君不能道此語非予不能自承認此失畱此一段公案他日吾孫能辨別之乃於文章有可語分丙午七月望日自識

攷槃集文錄卷二

攷槃集文錄卷二

雜箸下

病榻罪言

昔明孫高陽有言當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俯視所營乃能洞晰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今身爲軍事所圍惴惴焉懼敵人之入我室發我屋曾暇及籬籬之外乎枝斫膚剝曰護其根本樹其能久乎竊謂高陽之言可謂著龜矣夫人必出世而後能經世不易之理也故程子亦曰坐堂上而後能理堂下若與竝立於堂下則是非淆矣夫所謂出世者非謂其離羣逃人如僧徒之出家也亦謂其心不繫於一己之智名勇功

不愴於一時一事之利害難易如舜禹之不有天下伊尹之弗視千駟所謂出世矣歷觀古賢豪之克成大功者必有獨見之智沈湊之幾致果之毅故魯于敬偁陸遜曰意思深長夫曰深長政淺短之對言此四字亦常談虛文而古今成敗盡決於是而不爽也今嘆夷之猖獗而若不可制至矣竊謂中外議者皆未有能見其致害之由及要領之全形者也偶因病榻聊爲客談之謹按暎咭喇一國縣三島於吝因黃祁荷蘭佛郎西四國之間地產生銀哆囉呢羽毛緞嗶嘰玻璃等物在歐羅巴之西爲荷蘭屬國明史曰丁機宜職方外紀曰諸尼地海國聞見鋒曰英機宜以輿圖覈之卽暎咭喇蓋

對音翻譯無一定之字也其國富彊與荷蘭構兵遂為敵國
不知何時據占北亞末利加之地俾加那大暎咭喇倂歐羅
巴之國為本國雍正十二年始來粵地貿易聯屬之地十數
國皆僑港脚來舶甚多按利瑪竇所進萬國圖分天下為五
大州一曰亞細亞二曰歐羅巴三曰
利未亞四曰亞末利加五曰墨瓦蠟泥加艾儒略南懷仁之
徒咸祖述之中國居亞細亞之中若東之朝鮮日本琉球西
之小西洋小呂宋如德亞南之暹羅北之俄羅斯紅孩兒廓
爾喀痕都斯坦諸國皆亞細亞也歐羅巴為大西洋若今之
佛郎西荷蘭意大里亞瑛咭喇本國皆歐羅巴也利未亞在
歐羅巴之西南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極出地亦三十五度
若今之大英吉利味喇乾隆五十八年遣使進貢是時際
噤等國皆利未亞也

國家

重熙絜洽之盛

高宗純皇帝躬至聖之

德

臨御日久

天錫純嘏

萬壽八旬自

唐虞以來書契所載未之見薄海徠臣占風受吏 皇

心喜於遠夷之效順受而畜之 隆以恩寵稠疊優渥

此天地覆載之無私而姦夷志滿意隘不思答報反潛滋其

驕慢 乾隆五十七年英吉利遣使請由天津進口入貢署總

先將副表貢單呈明督撫奏奉 允準之日由本省委員伴

送使臣齎帶貢物赴京英吉利國歷來在廣東通商今欲赴

天津進口該國王又無副表貢單臣等未敢冒昧遽行具奏

奉 上諭準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誠即在天津

進口五十 八年入貢疊奉有 敕諭其方物有天文地

理音樂大表等凡二十九種 特賜國王如意等器物

凡數十種 賞正副使副使之子代筆官總兵官聽事

官管船官等品物各有差又於如意洲賞正副使副使之子

總兵官品物各有差八月十三日 萬壽聖節使臣行

慶賀禮於 含青齋賞正副使副使之子品物各有差副使

之子繪畫呈 覽 賞大荷包二及通事總兵官

等九員各有差二十四日又於 清音閣 賞正使

御筆書畫冊頁玉杯等品物有差副使副使之子通事
總兵等官九員品物有差二十九日於太和門頒給

敕書賜該國王品物數十餘種又隨

品物數十餘種正副使副使之子總兵官副總兵官二員通

事管兵等官四員代筆醫生等官九員貢使從人九名貢船

畱有管船官五名畱存貢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品物

各有差使臣呈請於直隸天津浙江甯波等處貿易並賞給

附近珠山小海島一處及附近廣東省城地方一處居住

敕諭一道以該貢使越例干瀆斷不可行頒給該國王

利貿易廣東歷年既久目睹西洋夷商居住澳門未免心生

敬羨同一夷人而英吉利國人投住澳門必向西洋人出租

貨屋形勢儼成主客是以籲請賞給附近地方以為收存貨

物之所與西洋人澳門相埒湖查西洋人白利瑪竇繼佛郎

機住澳已二百餘年既住者不必驅今內外議者皆以暎夷

之使去暫寄者豈可使其常畱云云

之禍起於黃鴻臚之奏禁鴉片鄧林二制府之收繳躉船吾

以為皆非也夫鄧林二公特不達大計無遠猷碩畫耳而禍

本所起不在是也韓退之有言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

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

繳煙之舉病夫嘗力論以爲要約彊行之

必有後患也

以予詳觀夷之禍不在近年之禁煙繳煙也蓋由

於不肖洋商之汙辱自盡各前督之姑息養癰內地姦民之貪利賣國其蓄謀長亂久矣及積重不返而商與官皆受其敝而不可救而方執禁煙繳煙之迹論其致禍失之遠矣夫以外夷姦宄而縱之游衍省會重地數十年所以恣其供給者又悉贖足其欲寢久而不知姦心得毋積乎又況屢肆兇狡抗拒大吏公帶兵眾礮火侵犯內地轟圮礮臺乃惟貪其貨稅小利姑息不敢懲治此縱無漢姦亦且足致禍敗況人

情趨利不同積久盡移乎此不可謂非前此枉事諸公之過

也道光十一年蘇縣葉鍾進號蓉塘客粵中嘗有寄味山房

雜說記漢夷諸患之事其言曰往時夷船到口該大班等

恭請紅牌來至省館詰朝等大服佩刀到洋行拜候商人之

稍有名望者必辭以事不見俟其再來然後一答拜迎送如

禮一切惟洋商之言是遵邇年船益多消茶葉益多洋商仰

其厚潤於是該班將到洋商不俟其來託言照應過關卽出

遠迎又復常至夷館問候要聞有大班至洋行者十三年

秋夷船到二班攝司大班事益無忌憚竟帶夷婦至十三行

居住出入必乘肩輿翻不許洋商乘轎入館種種故爲干犯

其肩輿係東裕行司事謝治安所送訪知將治安拏究瘵死

於獄洋商於奉諭飭查時爲具稟該大班患病需人乳爲引

故帶夷婦以來以此延抗而其時又不僅該大班攜帶夷婦

已也病夫要聞粵人言凡洋商所以媚夷人媚妓頑童無不

購以奉之洋商愈賤夷人愈驕皆商人導之使狂恃云葉君

云各商互相傾軋儻有說夷人短者大班必知遇事挑斥故

雖賢有品者問以事亦謬爲不知而於天朝之用人行

政及大憲之一舉一動夷人反無不知者又按喚夷於嘉慶

元年十年入貢皆由廣東尙無事十三年以保護西洋人爲

名帶兵七百名進入澳門據占東望洋娘媽閣伽思蘭三處
礮臺總督吳熊光孫玉庭不能禁十四年總督百齡面奉
上諭命將英吉利兵船何以擅入澳門明白具奏據稱
暹可喇兵頭恐嚇啞來阻隔生理不及稟明國王即帶兵
來澳保護後奉大皇帝諭旨不準住澳即行退回云
云向來各國夷船來廣貿易皆各備資本自行貨買唯英吉
利國設有公班衙發船來廣貿易名曰公司船設立大班二
班三班等在粵管理貿易事務該國來粵夷商水手及所屬
港脚等國來粵均由大班管束是以事有專責歷久相安道
光十年該大班忽稱本國公班牙期滿散局嗣後無公司船
來粵將來本國差官來粵管事亦係大臣云云雖經督撫詰
問堅不言明尋其姦意蓋欲以大班與中國督撫抗衡故託
言貴官也葉鍾進又說十二年李鴻賓以英夷動率水手數
十人或百餘人擅至省城干犯禁令飭洋商傳諭十三年因
攜帶夷婦奉諭查問遂架大礮於夷館兩旁設兵守衛居民
無不憤懣即他國夷人亦謂天朝懷柔過甚嗣通事蔡
剛往諭剛有膽識能言厲聲詰始有畏意撤去兵礮而夷
婦仍不肯遽回云云十四年總督盧坤奏英咭喇公司散班
前督臣李鴻賓飭商傳諭大班寄信回國仍酌派曉事人來
粵總理貿易六月丙有英咭喇兵船載送夷目肆嘯啤一名

攜帶女眷幼孩共五口寄居澳門兵船查有番梢一百九十
名停泊外洋飭洋商伍敦元查詢詎該夷目不肯接見洋商
旋起城外呈遞總督書信封面係平行款式且寫大英國等
字樣隨飭廣州協韓肇慶傳諭違例等情該夷目不遵傳諭
聲言伊係夷官監督非大班可比以後一切應與各衙門文
移往來不能照前由洋商傳諭伊亦不能具稟祇用文書交
官且擅出告示令各散不必以斷絕貿易為慮有心抗衡不
遵法度洋商伍敦元因該夷執彊請即停止該國買賣盧坤
不欲因啤嘍啤一入之過概行封船堅礮之向隅因與撫臣祁
頓商度以為英夷素性凶狡所恃封船堅礮利內洋水淺礁石
林立該夷施放礮火亦不能得力該夷目身入中華距本國
數萬里已有主客之勢如其跳梁我兵以逸待勞其無能為
顯而易見又奏稱粵海關近年征收夷船商稅英吉利一國
約計五六萬兩奏後於八月初五日噤咭喇兵船二隻乘風
請開船蒙混具奏後於八月初五日噤咭喇兵船二隻乘風
潮關進海口越過虎門鎮遠砂角橫檔各礮臺駛入內河蚘
頭灣停泊初九日駛入內河離省六十里之黃埔河面停泊
啤嘍啤居住省外夷館盧坤等派調水陸兵弁防堵近省各
隘猶言英夷不敢妄思跳梁已可概見但防備不可不嚴耳
八月十六日伍敦元轉據散商咖啤啞稱啤嘍啤因初八內

地不知例禁云云虛坤奏言 皇上撫馭外夷不為已甚

卑嘽雖妄誕尚無不法實迹且該國散商數千人俱以嘽

嘽嘽為非無一垸和未便玉石不分十九日將嘽嘽嘽押逐

出口該兵船亦於是日開行至二十二日始出虎門葉鍾進

云有久住十三行之嘽夷知漢字能漢語每遇班中人來多

方播弄如道光七八年於夷館前立大馬頭置圍牆欄其

地為對河居民往來渡口具稟上控總督李鴻賓偏徇夷人

準其設立迨奉 廷寄巡撫朱桂楨親莅折毀該夷又將

來船碇泊零丁洋面不入口開艙以八事入稟要挾又糾各

國夷人隨聲附和惟味喇堅不從同俾如我等有船至汝喚

國貿易必遵汝喚國法度今來 天朝圖覓利耳如無利

即忍請汝亦不可來何煩喋喋多言維時各船主爭噪大班

嘽嘽嘽庸懦無能聽二三四班許供給各國船食用自七八

月相持至次年正月大班見事不了潛赴倭船逃去適洋商

以所定茶葉一年不交一年費用無出至澳解說 今欲拯之

始於是月十四五日入口開船此十三年事也

非淡謀遠計洞悉要領需之歲月改弦更張不可為力何則

據今事勢由眾人之見不過戰與和之兩端兩端之外無他

策也不思粵之香港浙之甯波閩之廈門三省要地失不能復而與之和此辱豈可忍乎況彼氣方驕斷不受約即使我寬大不校忍辱暫爲羈縻之計亦恐終爲所紿不踰時而仍肆其虐可屈指計日待也古之和敵者必我有以制其死命從而活之不欲盡殺故能絕其亂萌否則無不受反覆之禍者前史所載不可指述不特唐張延賞馬燧之於吐蕃南宋秦檜賈似道之於金人明楊鶴熊文燦之於李自成也彼姦人失勢乞撫以緩誅尙不可信況我方挫衄彼方彊盛俯仰而就和乎葢和夷非徒和也彼必挾兵重索厚幣而後去夫以數十萬賞兵士錢銀仍在內地以數百萬和夷錢銀遂

歸外國賞兵士則內民悅外夷懼而可致功和夷愈
驕姦不息而坐自敝昔人譬之以肉飼虎肉盡終必食人今
財用既絀兵威日蹙徒乞和以示弱而終莫保是和之一議
斷無益於救敗不待智者而決也然則將聽其侵陵而不顧
乎又無是理也則必將曰不和則戰耳勢未有可中立者也
然而將不習兵兵不爲用又無以制其礮火之利縱勉彊一
擲亦百戰百敗徒傷士卒損國威耳是無算而浪戰亦非
策也然則將柰何病夫曰是惟得賢督將譎轉漢姦多方誤
之誘之上岸用伏用疑秘計莫測四面蹙之以避其礮火一
面之猛烈嘆夷所恃礮火利遠不利近若登岸入城可以步

戰巷戰計我民之數十倍於彼果能有勇有謀但制挺用箭以短破長足以殲之惟當出示勸諭百姓勿懼勿避勿遷自相召聚團練義勇士自相救護安堵以待其能殺賊者有重賞家自爲守人自爲兵各自嚴防察辨漢姦不恃官兵亦永不隸官兵此切務也又須練親軍以備救應廣募奇士以任腹心慤觀古之決大計成大功者莫不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如秦之畢六國只用遠交近攻四字遂以蠶食諸侯又如諸葛之策三分王朴之平邊皆先定大計於胸中其他如淮陰之策楚漢荀文若郭奉孝荀公達賈文和之策袁曹皆有定見在胸史稱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

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咨又教吏爲鉅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敢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傳曹公與馬超韓遂戰於渭南超遂相結公問計於賈詡詡曰離之而已曹公以爲解遂施離閒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嗚呼此所謂起沈錮之病回旣散之心非夫沈幾獨見致果毅之力惡能辦之詳觀暎夷雖狡非有黏沒喝金兀朮之彊勇也非有內地險扼巢穴之可憑也非有羽翼支黨流

民飢墾動可呼吸萬眾相隨應也三萬里入中國肆亂其勢甚危犯兵家大忌而中國以全力堵拒莫可如何徒以礮火之利耳而礮火之用全賴漢姦爲之導引然則今日制勝之

策惟有收服漢姦之一策耳

葉鍾進云味喇壓夷嘗英咭喇爲山狗性人若畏讓彼必追來

人若反身相向彼卽曳尾而去又其人目不能遠視故不能輓疆命中腳又無力上岸至陸地則不能行制挺專折其足則皆斃矣亦無他伎勇所恃礮火礮子有至三五十斤者嘉慶十一年間有大班喇弗者探知我屬國安南之東京時有內訌乘隙可取遂親往嗾喇甲勾結掌兵頭人駕大船十號直趨安南海口該頭人先令其副駕七船以入安南聞有寇豫飭商船漁艇先期盡匿故入港數百里無阻直至東京下陡不見一人是夜忽有小船無數圍壠上裝乾柴火藥急發大礮轟擊火益熾七船之人盡爛有善泅者由水回報兵頭不敢再入乃順抵粵洋喇弗又與漢姦說合欲佔澳門該兵頭竟趨澳門占住礮臺西洋澳夷謹守大礮臺發稟告急時總督自廣西來發兵驅逐夷兵雖去船仍不去此十三年

秋冬閒事也至十四年喇嘛乃令各商給與金錢帶歸以恤
死難喇嘛被本國革退以四班噶嘛噶嘛爲大班蓋當議欲奪
澳門時惟噶嘛噶嘛不有署名故也噶嘛噶嘛後有大班吐喇
者欲佔我大嶼山爲居止寄信回國非奇異物自粵趨天津
口天津鹽憲入告奉準入都該夷等在天津行燕禮不有拜
跪及入貢又不有行拜跪禮奉 敕諭將貢物領回由粵歸
國仍免其貨稅一萬六百兩旋經蔣攸銛奏稱訪得南洋諸
夷惟噶嘛喇最疆而並非富饒惟藉貿易爲資生之計其貨
物除中國亦無處消售是其不能不仰給中國之貿易至明
乞仍準該國貨船在廣東貿易云云由前安南之事可見若
無內姦雖礮火無獨勝之道故欲滅英夷惟由後蔣督之言
志惟轉漢姦以披其心腹計無以易此者也由後蔣督之言
知噶夷不能不仰給中國然則何爲養腹心之疾縱容姑息
太阿倒持授以柄而長其凶矜也又道光十二年噶嘛夷
船駛至山東洋面竝乘刻通商事略說二紙大意以廣東買
易不公希冀另圖在他省貿易可見該夷蓄心造謀狡焉思
逞非一 往年枉粵聞有漢姦言官府何必煩心但許我搶奪
日也 噶夷貨物盡給與我不問我自能燒其船殲其魁惜乎枉事

諸公恐釀夷變不敢行今日或可反用之以收急效而悔已遲也古之收人心者亦仗文字至誠之力如唐德宗興元詔書悔過引咎驕將悍卒無不感泣今亦當凱切勸諭漢姦食毛踐土二百年祖宗邱墓皆在中國何苦助三萬里外之夷鬼況暎夷所獲中國財帛汝能搶回皆爲汝有不愈於助逆而終不得爲三萬里外之民乎是亦一大策也暎夷之疆不在礮火全在漢姦礮火易制易避漢姦徧在內地根株蔓延誅不勝誅然漢姦有不得不埒暎夷之勢一固在利其資一則內地無容身知露迹必死故以暎夷爲淵叢此勢不得不然也今欲收漢姦非廣費金錢不可而此時財力旣絀亦不

易給且給之無窮谿壑難盈非力所能贍卽非計之得當事
諸公皆諉而不敢行亦勢之必然惟準其搶奪暎夷之財則
我無費而彼得所欲所謂令下於流水之原亦理所必然也
但非凱切信喻明示 赦宥不誅則彼雖搶掠暎夷而無所
歸不能安宅安居心仍不敢決我既不吝暎夷又不吝彼不
特無取財之處且無逃死之處雖至愚不肖爲況姦人乎夫
姦民之本心本計自初至今日不過貪財思得金錢耳豈眞
愛暎夷哉豈眞於 國家官府及富饒郡邑居民有仇恨乎
故徒以食毛踐土等言彼縱心動而感泣亦終不敢叛暎夷
以露其身與迹也勢也故今天計惟在肆 赦漢姦待以不

死使之反搶掠喫夷而於能殺夷目燒夷船者又有重賞高
爵則如反風之捲雲矣亦勢所必然也不然是彼利漢姦而
我又嚴驅之以爲彼用愈固結不解禍愈深也漢姦與喫夷
一日不離則內地一日不安惟赦漢姦使反爲我用漢姦既
同尙何礮火之足慮乎彼將竝其礮而掠取之如拾薪矣尤
當以軍法申嚴戰守文武兵士退避之罪方能倡勇敢而鼓
士氣使知有所畏而不敢犯宋李綱言退避之策可一不可
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歸德退至

維揚則河北

大名

河東

山西

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

京東西

汴京

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乎今日之事若以礮火退避萬一兇夷直進內犯亦誰不
曰礮火之當避乎古人有言以姑息爲安則終不得安此前
此粵中之失也以避讓爲得計則將至無可避此今日江南
之失也但此事必須詳悉敷 奏明奉 特旨允行使遠

近灼知

皇上愛民不殺之仁故有此

敕令俾天下之

民義憤激發感動揮涕人思殺賊而後乃能大動漢姦之心
有以堅其信而轉其局管子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所謂下
令於流水之原也如此則暎夷之心腹披膽落氣奪而四支
之僵仆可立待矣是爲以文克姦民以武克暎夷所謂折衝
於尊俎而制勝於千里也是賢於千萬師而猶不能保其必

勝也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期於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要在去計私避害之心不繫一己之智名勇功將之以忠盡惻怛之仁心計慮周密意思深長如此而不濟者未之有也雖使留侯武侯賈誼復生爲此時計恐無以易此若不赦漢姦但和啖夷啖夷雖退而漢姦無所歸必聚爲亂爲亂而懼誅必仍借啖夷爲助以相抗此禍在目前亦一定相因之勢也蓋漢姦益眾啖夷勢不能養無數之人給無窮之非漢姦無所容身而欲不釐則爲亂必熾其難收拾更百倍於今日也且啖夷和而據我險要聽伊管轄卧榻之前公屯豺虎此豈能安乎故此之赦令必剴切忱誠堅

明約束使天下耳目心志一新如日月昭回頓見精采賞必
二三萬金官必以副將總兵之貴然後乃能鼓舞人心轉移
積重難掉之勢若文誥虛繁失辭鬆勁使本意變計閭而不
章鬱而不發則人心不動齷齪委瑣吝惜金爵不能破格行
度外之事則恩不感物人無所貪凡此三端有一於此則行
之無效如不行也且非深謀沈幾行之亦恐混濁而姦人反
得弄欺之也南宋時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一矢有敢
傷金人一人者抵罪將士積憤及李綱令人殺敵者厚賞無
不奮躍其後金人暫退中丞許翰曰金人此去當令一大剗
乃可保久安否則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病夫目驗自嘆

夷造禍以來前此在事諸公未有一人切齒深怨誓欲殺逆
夷者但一味愛惜曲護惟恐傷之堂上召兵戶內延敵託名
寬仁懷柔實則畏其彊不敢觸忤苟且避事畏而奉之以免
目前而不顧後禍之大也有海防而不能守有兵而弗能用
管子所謂以其地與人者也今日事勢非激發忠憤處心積
慮密計深思謀下毒手務殄絕其類使一人一舟不返如安
南之事彼方有所畏懼若小小懲挫便思收功姑且息肩竟
或仍與議和則後禍不了所謂包火以衣閉目掩雀乃不可
言矣姦民中亦必有翹異奇偉之士爲彼所倚任須訪明而
誘詰之如唐李愬之降丁士良吳秀琳近姚啟聖之降劉國

軒方有用方可歆以尊爵若庸凡散人雖得千萬無益也不
降則譎閒使殺之不但此也又當禁斷在粵各國貿易除澳夷

使知暎夷犯順亦足有害於彼之貿易令其自相憤怨與我

同仇所謂以敵攻敵此亦古人之譜著而今日之切務也中與

分潤海關陋規自文武大小衙門以及軍役閒散人等盡徧

一議封關必恫嚇阻抑萬端斷而行之非得張儆趙廣漢之

流不能按諸國咪喇嚙最疆彼此構釁時常劫奪其貨物暎

夷每帶兵船護貨皆以防備咪喇嚙爲辭見於文書官牘

且夫暎夷之所以得漢姦之用也亦費數十年之機謀俛張

誘惑其費金錢亦不知凡幾故能錮結其心志使爲之死而

不可解則今日欲解散之而反爲我用也亦豈杯水鉤金豚

蹠旦夕所可得邪故竊以爲非若趙廣漢之解潁川朋黨姚

少保啟聖之輓臺人之心必不能成功姚少保之平臺也先密陳奏言賊之所以稀突而無前者蓋閩人爲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爲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人絀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爲我用而後賊可亡是固非爭衡於一勝一負之間者也

聖祖是之降璽書褒

勞盡委以軍事且謂廷臣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略分道出兵以綴之而輕兵抄其饕道乃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不襲官爵貲財翫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供帳恣其所非漳泉之人爭相喧述公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

閒雖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父龍且鍾離昧周
殷之骨鯁可坐而盡也況豎子游魂乎又漢桓譚言於光武
曰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也陛
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
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又漢
高帝聞陳豨將皆賈人子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以多金購
豨將豨將皆降今日之漢姦亦無賴亡命賈人耳故誘之易
爲計也又漢景帝謂袁盎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
下豪傑白頭舉事計不萬全豈發乎盎曰吳有銅鹽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姦人故相率

以反耳其後吳明告諸侯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
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
千斤封萬戶其下以次差受爵金云云今亦當明示軍民人
等有能燒夷人大船者賞若干爵某官能殺夷目者賞若干
爵某官殺散夷者計首級賞若干授某職雖宋夏饒明楊嗣
昌皆嘗以縣賞格招敵人之侮然今官出 朝廷賞待有功
則不致虛濫受欺可無慮也

壬寅五月

謀 國之道不恃敵之不攻惟恃我之不敗今日之事及
逆夷暫退急須認真增修武備倡勇敢鼓士氣儲蓄聚習
弓矢鎮靜以安百姓勿搖民心祇遵 廟算密行不可

洩宣秘計

朝廷誠威誠斷諸將誠勇誠謀必可轉敗

爲功古人有言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逆夷無道至此已極而或猶從寬議謂彼不過希圖貿易無大罪惡是疑百姓兵士之心使之不奮怒殺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況奉天戈以誅不諱何嫌何疑而不致力哉位卑言高

重干死罪

八月又記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說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古聖人緣情制禮第一義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六經孔孟弟言三年未有二十五月之說二十五月者晚周及秦漢諸儒記禮之失也若公羊荀卿戴記

檀弓篇白虎通孝經緯鄭元王肅等說愚皆疑而未安蓋黃
帝以前無喪期皆心喪無數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
制賈疏鄭目錄七章之義謂太古冠布衣布吉凶同服三王
改制始用唐虞白布衣白布冠爲喪服周公制禮設經制服
於上列人於下從斬至總上下十有一章是則喪期自唐虞
喪服自三王衰斬十一等則自周公而虞廷所修伯夷所典
書闕有閒其詳不可得而聞故今壹自周公設經制禮以後
言之昔人論喪服之言曰死者已喪主人制服服之者服以
表貌貌以表心故謂之致喪三年致之言至也言哀情至極
戚容稱其服也三年者何中制也人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

聖人爲之立中制節使人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此天理人情之極所謂因乎人心也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禮之所由生也聖人入倫之至喪服禮制之精禮經萬世之典名之三年則不得實止二十五月如實止二十五月則必不名以三年名存實失隱以欺其心顯以欺其親苟且塗飾人之耳目何云致喪也且前二年大小祥皆以十二月紀實何獨於後一年而以一月虛當之揆於義理人心進退皆無所據後漢陳忠言聖人緣人情而著其節故制以二十五月此言非也因殺制節立中制節說三年者已如是云矣對終身而言之也今曷爲於三年之中復

又節之乎觀聖人制服輕重上下皆極其恩情獨於親喪進
進主減何其用心之巧曲而薄也然則公羊檀弓荀子等何
以有二十五月之說也曰此由不解古記中月而禪一語而
傳會妄說之也案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公羊
曰譏未三年也下復曰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
實以二十五月原公羊之意謂莊公以前年八月薨及今夏
五月纔二十二月雖閔三年而覈計實月尙未及大祥二十
四月之數故曰譏不三年也公羊雖未明言此二十五月爲
未及三年之始月亦未明言此二十五月爲未終三年之足
月而二十五月之數則明明有其文矣自是檀弓荀卿及秦

漢以來記禮諸儒皆援爲定論謂三年之喪實止二十五月而畢眾口一舌莫有敢異遺誤千載實莫知其所由來及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喪禮又缺不全無二十五月語但遞相祖述謂出古經爲周公所制然覈其數實不合釋其義皆不卽人心而古今大儒莫敢破之重周公也尊經也竊嘗反覆紬思憬然有悟不揣禱昧輒僭爲斷之曰此決非周公之制也雖諸儒舊傳謂出古經而實不可信也蓋春秋之世諸侯將踰法度一切務從苟簡以優其私惡先王禮經害已而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迄孝宣世后倉及其弟子戴德戴聖慶普等相與傳

習講說立於學宮當時又有古經出於淹中及孔壁多寡不合殘闕失次故喪禮至虞禮而止卒哭耐練祥禫之禮僅傳篇目經無文其散見於傳記者皆諸子諸儒之說也則未知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之文久爲春秋諸侯所竄亂與抑爲記禮諸儒所誤說與要之決非周公之制也何以明之若三年之喪實止二十五月聖經定制萬世不易則後人必無敢爲異說者而何以至東漢時鄭元又以爲實二十七月魏王肅又以爲二十六月晉武帝時博士陳猗贊成王肅駁鄭元二十七月之失許猛等扶鄭義又駁王肅二十六月爲非宋武帝時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

而後除近人說者有謂司馬溫公朱子亦皆知康成之非而姑從鄭以爲徇孝子不忍之心甯多一月爲愈夫三年之喪先王之制本三十六月今棄不遵而從諸子之說爲二十五月又不能堅守而從王鄭何其游移無定也竊謂與其從後儒二十七月爲徇孝子之心曷若遵先王三年本制三十六月於人心不戛愈乎說者又有謂哀能致死故先王制禮教人以無死竊謂三年之服已盡大小祥二十四月如諸儒說又增至二十七月若遵先王本制不過再遲九月耳未爲死候也竟必不可待乎漢文以日易月正以三十六日不聞言二十五日其證至明應氏劭說之甚確而顏師古反譏劭爲

謬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難者曰此二十五月非止公羊
荀卿之言據檀弓篇孔子譏魯人朝祥莫歌以爲逾月則可
此非孔子亦主二十五月之確驗乎曰檀弓篇多誕妄所記
事十失八九惡可據信且如檀弓記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
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不知尙有禫服未畢使孔子祥後
十日已忘哀至盡彈琴成歌弟虛行禫服二十日以徇世俗
常禮則聖人之賢於朝祥莫歌者僅在十日五日之間何以
相譏爲也且聖人之心乃不自知其忘哀未盡而迫於二十
五月喪期彈琴自試習令忘之是欲速忘也哀欲速忘喪欲
速盡有不及後世小賢愚孝者矣何以爲孔子夫先王之飭

喪紀也三年終喪亦大略幹人情耳今檀弓篇所記乃校計於一月十日五日之間以誣大聖不亦蔽乎孔子語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如檀弓所記非自致之道也漢文以日易月猶以君國施政爲闕而已失先王亮陰之制齊宣王欲短喪乃惑於適庶屈厭之嫌若後世士民無故而短三年之喪爲二十五月則爲記禮諸儒所誤故雖以晉武帝魏孝文帝之爲君漢薛宣弟修魏徐幹之賢皆格於卑俗之論豈不甚可歎哉宋仁宗升遐遺詔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釋服明道程子執不可尹怒先生曰公自除之某則非至夜不敢也一府相視無敢釋者由程子

之義則聖人制法三年之喪必不以二十五月而畢也三國
蔣濟論祭言曰有虞以上豺獾之不若吾亦謂秦漢以下烏
烏之不若言雖過而不可破也但後世事變多故若必行亮
陰之制則恐冢宰不得其人故三年之喪雖通喪至於人君
必須別有權制使無害於庶獄庶愼亦無妨於孝德孝治可
也或曰子之言固然矣其如張柬之所破王元感四驗何哉
曰柬之僻儒臚士惟據左驗其言禮意實短淺蔽繆不卽人
心而況其所設四驗又皆奢闊影響無一足爲確證者乎夫
聖人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三年之喪天理人情之極至而
聖人範世弟一大法今柬之之論禮意也習熟舊說不過曰

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相稱耳不知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先王制爲三年此卽中制矣而何必又於三年之期更短一年止以二十五月當之欺心欺親名實虧損而乃爲情文克稱乎東之又說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曰哀已除而孤藐之情更劇此情之所致不假外飾意謂服已變除而哀猶劇限於練祥之制也然豈託於不假外飾而更速除之乎何其慎也今觀其第一驗惟據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納幣何休杜預影響之談參差之說虛妄不實何足證先王制禮之大經乎且是經也左氏以爲禮公羊以爲譏已不能合矣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竊謂經所以譏譏三年

之內圖婚不指言二十五月也假令出十二月明年正月二
月納幣亦不得謂爲已畢喪在三年外也且下文曰三年之
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也若不主三年祇爭
一月是直以三年爲虛加矣豈非自相矛盾乎至何休解公
羊誣謬多端以弟彌兄貽誤千載昔人論之已悉其言何足
爲據杜預左氏傳注旣曰公薨在十二月後復以長術推之
謂實十一月以彌縫左氏謂禮一語不但自相牴牾即使僞
實以十一月薨而十二月正當二十五月禫服未畢亦未可
納幣未可謂禮且卽終喪納幣亦止尋常禮俗恆事孔子何
用特筆褻之許以爲禮是左氏說經且浮誣不可信況杜預

附會之說乎耶明公羊在何修杜預之先一以爲禮一以爲
讖且相違不合如此休與預乃欲牽引聖經破析十一月十
二月旁文孤證以斷三年之喪實止二十五月豈足信乎休
與預虛妄不實且若此而束之乃欲據之以證三年之喪實
止二十五月蓋爲荒渺矣此其第一驗不足據也其第二驗
曰書傳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
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
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成王崩凡十日
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見祖此周

因於殷非元年前復有一年此二十五月之二驗愚按此驗尤爲繳昧囂薩伊訓元祀自記卽位之事故曰見祖太甲三祀自記太甲復辟故曰歸亳兩事本不相蒙要與湯崩不相蒙安國混合言之甚謬又僞撰書序增成湯旣歿太甲元年八字於伊訓惟元祀之上柬之直謂書傳云云其實書無此文也攷之古今斷之義法未有以故君之崩繫於新君元年之上則十一月不得指爲太甲元年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已爲混謬況可曰非元年前復有一年語尤不通孔傳及序皆僞書束之不知而妄引之安足爲據乎況卽如僞孔言湯以太甲元年十一月崩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三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服除而冕亦不合二十
五月之數無論三祀之冕爲記自桐宮復辟非紀終喪卽連
上元祀爲言則三祀十一月纔畢大祥十二月朔正當二十
五月第一朝而已除喪而冕是服止二年二十四月又直減
中月而禫一句於三年二十五月畢喪之文亦不應此與吉
禘莊公公子遂納幣同一謬誤伊訓元祀見祖與三祀見祖
實皆不蒙湯崩爲言而何可據以驗湯之喪期況援康王顧
命明湯崩在十一月以斷十二月爲湯崩之年踰月改元卽
位益謬矣且趙氏孟子注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立二年仲
任立四年又據竹書紀年外丙元年至太甲元年中夏六君

七十五年果如趙氏竹書所說則太甲元祀三祀去湯之喪遠矣豈不可據以言喪服雖程子有歲年之說謂丙王皆幼國賴長君故擇立太甲此亦不可信何則夫伊尹周公皆聖人也周公輔成王委襲而朝尹何不可輔丙王乎且觀尹於太甲始立而放之既放而復之似太甲於時亦尙在童孺之年非長君也若太甲年長爲尹所擇立則立而顛覆典刑於尹爲不知人何擇之有其事不過如漢霍光之於昌邑王何以爲聖人惟太丁丙王相繼不祥國統三絕故以次而立甲非由擇長亦非承重故知伊訓元祀不蒙湯崩爲言若太甲爲長君前旣當擇賢之立一旦遭放必不甘受故宐有高貴

鄉公之事此師春竹書所以有太甲殺伊尹之說竹書紀年
沈約僞撰師春之書同出汲冢若竹書師春可據以證湯崩
太甲立年則殺尹之說亦何不可信太甲惟遭放廢今而復
辟不得不加冕服此一定禮儀非爲終喪且顧命冕服後來
東坡蘇氏譏其非禮以爲周公若在必不如此則謂冕服爲
周因於殷亦妄況伊訓見祖原無冕服之文乎但按經文百
官總己以聽冢宰則實係居喪之禮蔡傳謂太甲之爲嗣王
嗣仲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王其叔父也或曰孔氏以湯崩
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
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書序之文也若湯崩踰月

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至改正朔而不改月仍以建寅之月起數攷之經史周秦皆然也然則此太甲所喪者仲壬仲王之崩未知何月而東之乃據以定二十五月之驗全屬肌造不根此其第二驗不足據也至其第三驗亦惟習熟常談空論禮意謂二十五月畢喪爲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云云夫三年之制對終身立義前論已備至於菜果酒肉之食再基三年等語尤爲記禮者之長文剩義無關制禮大本若必急於二十五月畢喪爲飲酒食肉計豈聖人制禮之義乎此其第三驗不足據也惟第四驗據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

大祥中月而禫三語文義名句相承雖儀禮經文不見而篇目相傳有禫禮非僞撰此爲可疑不知此正以著三年之喪三十六月之實數也先王制禮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故喪事卽遠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祥者吉也小祥大祥漸卽於遠其名其義皆從卽吉言之也至弟三年終喪釋服矣無可更爲名者故復制爲中月而禫禫者澹也示不忍遽釋而徐以澹之使漸忘也此天理人情之至也聖人因性緣情之制至是始極也中月者半一年十二月而中之謂於大祥後弟三年之中弟六月於此月行禫始祭服禫又六月終三年三十六月而除此爲除服之地使漸澹忘故曰禫禫之名與祥爲類

中月謂第三十月也於第三年十二建月數次爲中也說文
半物中分也如此則中字義訓旣明而又當於人心若大祥
後一月行禫卽釋服則恐哀有未忘覺有遽而未忍者乎何
以不言中年而言中月也曰言中年則疑濫於學記閒一年
之訓其義舛其辭不成且混惟言中月辭警而文覈乃見制
法作經之嚴而立之也中旣有閒義何以不冝鄭王也曰如
鄭王作容一月空一月皆不辭又皆於二十五月之數不合
故不可從也漢觀禮文中月字對期又期紀數禫字之義對
小祥大祥除喪卽吉立名三語平列分記三年事義節次名
實昭如日星寒暑然後歎聖人制禮其立義精漢制名親切

文字謹嚴章畫真有非周公不能者唐虞夏商大概立三年之紀數未有祥禪之制名此周文所以爲郁郁也公羊荀子檀弓諸說皆不解中字之義以爲卽祥之下一月故主二十五月白虎觀集議作通諸儒不解但因循沿謬雷同勦說康成王肅不解又不柰諸儒記禮之文推詳不合於是游移肌說一謂除大祥二十四月數之一謂連祥月數之一主二十七月一主二十六月兩家門下小生入主出奴互相非奪訖無定論曲今思之其所說義皆不安所立之數與經文三年皆不合其文字語句皆不可通其於聖人制禮立法制名精義皆未能彰徹著明如孝經緯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

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按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
二語承接晦昧不明義斷仁示民有終此義本以說三年則
爲仁至義盡今以此斷二十五月則甚蘊苴但覺其巧曲而
涸於恩凡天地之間萬事萬法莫不由漫而積致蓋造化密
移一氣不成頓進一氣不成頓消寒暑晝夜節節變化皆至
明著陰符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
功生焉神明出焉今三年之喪前之二年皆實以十二月紀
數至弟三年遽以一月終之與前大小祥立期長短驟促縣
絕不均迫急無序不中事理不卽人心不符天運聖人制禮
立法精微智用必不疏闊蘊苴若此靡成解中月爲閒一月

而閒一月實於三十五月之數不合於是凡造爲除祥月數之說謂內容一月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禪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禪祭爲二十七月其語其義皆晦昧不明不可得通王肅以禪在祥月連祥月數之閒一月故主二十六月此亦不合二十五月夫禪旣在二十四月連祥數之何爲閒一月至二十六月又禪其事複其義亦不可通總之聖人制禮昭如日星何用費後儒如許調停仍不畫一而柬之乃謂二十七月今旣行之二十五月初無疑論以此彊杜人口直是憤憤夫使二十五月初無疑論鄭王何以要爲異說世人何以又背三十五月不遵而行二

十七月無理無名之制乎惜乎王元感觀書未徧非禮之心
不切議禮之智不精持辨不堅而爲東之虛謬之詞所絀當
時眾人無識又皆助東之謂其言不詭於聖人遂使周公制
服精義禮經垂法明文竟爲羣儒晦蝕微言久絕大義愈乖
郢書燕說湮沒千載悠悠長夜豈非古今一大憾事怪事與
昔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責宰予之不仁亦
大概言之耳若援喪紀截算之亦將限嬰兒必二十五月卽
去父母之懷於事義可通乎以愚斷之三年之喪本實三十
六月有較然無疑者矣間嘗竊據漢書文帝遺詔服大紅十
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之文以爲此不但可證三年之喪

實三十六月竝因可得禪服實七月之證蓋自第三十中月行禪連根數之盡三十六月恰得七月文帝之詔以大紅小紅當大小祥也以織七日當禪七月也戴記曰禪而織疏曰禪祭之時元冠朝服禪祭既訖而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又云黑經白緯曰織戴德變除禮文云舊說織冠者采纓也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然則禪織之制戴德且無定說要之既禪而織則織正禪之冠服故文帝可以織字代禪也雖顏師古駁應劭以日易月之說爲無稽然十五日十四日七日之數卽不取周禮亦必舊典相因故依而參差折算之如此斷非率意憑空勑撰出之師古乃謂文帝此制自率已意

初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何謂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應氏旣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竊謂師古號精漢書之學乃於一代朝章國典之大祖宗煌煌詔語竟昧而不攷捨而不顧不知因之以非古禮乃反下依漢末鄭元二十七月之制謬以斷周公尼父以來相因大法可謂顛倒蔽昧失是非之心者矣喪服無三十六月之文然又豈有二十七月之文乎劉攽漢書棐誤據以下二字謂文帝此制蓋斷自旣葬重服已除之後此言是也然古人三年制服本不截自葬後起算祇連前始死之日通計以三年耳觀經文總目列斬衰三年於後

又節節分著祥而縞禫而纖變除等制可知三年斬服名義
無除葬別計起算原父解詔語甚的然其譏說者不知計除
葬日則所見甚滯殆沿師古舊意內設成心故迷真理夫此
十五十四七日合計恰成三十六之數必非無因豈非以日
易月通計以滿三年之足月乎翟方進自以身備漢相遵用
漢家制度故亦服三十六日然方進所遵者以日易月也而
三十六之數非始於漢家也若唐元宗直短以二十七日唐
閔帝以日易月亦正以三十六日也且師古原父縱不信以
日易月亦豈不知四時之紀以十二月成歲而三十六月恰
符三年之足月乎夫三年之喪聖經之明文也以十二月紀

年成歲古今之通義百姓之日用也而漢儒喪服之制因仍
緯書不名之三年直名之五五見於文字著於碑石蔽且謬
矣吾觀唐史盧履冰傳載田再思之言曰會禮家如聚訟迂
生鄙儒未習先王之言而闕人子之心安足議夫禮哉又元
行沖曰古緣情制禮情理俱盡因心之極也夫行沖特泛論
一切上下輕重之服且如此而況斯人弟一重喪反使文不
稱情何謂因心之極也又近儒顧氏亭林言服制一以周公
爲正後世有所增損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
禮之意者也顧氏之言如此而其說三年之喪亦止因仍舊
文無所辨正至其稱個人過於古人三事一曰三年間曰至

親以期斷今從鄭氏之說三年必二十七月一日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今自禫後乃謂之終喪是其意方以從鄭氏得服二十七月爲幸其說禫義尤魯莽全昧周公制服設經文與實之正張皇補苴止於如此其於古人制禮之意殆亦未究也

王充作論衡自言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簿籍不得少失實之詞多虛誣之語眾指實訂宐辨論之言不得徑約余非樂爲是譊譊也其有聖人不易焉者也莊子言三人行二人惑則所適不得至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固知大聲不入里耳高言何止眾心然此所

關至大非若老龍吉之狂而非真與夫須臾之說不足爲堯桀之是非者也惟在文言文究傷冗費使世有如韓退之之改廬玉川曾南豐之汰陳后山則此猶可損千餘言信乎筆力限於天分文格囿於時代也

此文既成後始見近人錢塘王復禮家禮辨言中有三年喪不立折一條首引季璠

爵里未詳

之言云云然繹其說多疏

漏未審確卽如公羊荀卿年代先後且未辨反謂公羊爲荀卿所誤至織禪日數未定中月二字亦無解最其後調停起復一事遺本語末其細已甚殆近吏胥官文書之所爲似未足與議經常大典又其所引毛西河諸人之說率

皆庸淺習熟老生常談緩泛無氣力不足以奪久敝之人
心昔唐太宗見徐幹中論有復三年喪文甚喜及宋曾南
豐校中論此文已不可見觀南豐極稱幹生濁世獨能攷
六藝推仲尼孟軻之言述而論之則此文雖不存未知其
說云何要必有可觀故能動太宗之意惜乎世旣不能興
行而傳書者又無識不知鄭重寶貴而漫聽其亡逸使與
王元感竝湮也邑子張遇春亦嘗爲文論三年喪但其義
未廣其辭未備寥寥短篇閹鬱不彰吾故爲引伸之如此
未知於徐偉長何如也 吾說雖如此然恐徐幹之所欲
復及晉魏兩帝之所欲行非指三十六月之三年或時短

喪有不及二十七月而幹欲復之如唐武后之請服三年
喪本應服期也至晉魏兩帝或是欲改以日易月之制而
行二十七月之服耳古今事遠不可究知要之恐此說爲
近之若三十六月之三年古專以喪服名家者未及當以
應劭王元感爲大輅椎輪吾文特加詳耳

補詔

若論此事程子亦有誤說處或問喪止三年何義程子曰
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一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
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按所謂一
時者據三月爲言約之合爲二十七月也夫三年之喪期
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經有明文棄而不言乃爲

續以一時之說且此止是解鄭康成非解三年正義並非
解公羊荀卿二十五月之義淺蔽如此必非程子之言此
見程書第二十二卷附於張繹師說之後朱子固以比於
傳誦道說之類也

又補記

古之聖王行諒陰之制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不言春
秋以來諸侯廢禮不行孟子以勸滕文公而父兄不敢終
異弔者大悅蓋孝德天性不泯於人心故也後世事變多
故讖恐冢宰不得其人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或不能三年
不言漢文帝掣爲以日易月之制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禪七日以足三十六日之數茲可爲天理人情之準

仁至義盡萬世行之可也雖羊祜司馬光極口詆之殆未
詳思其或有變故意外之虞也宋孝宗雖謂晉孝武魏孝
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但晉武亦止用淡衣練冠朕
當衰服三年愚按晉魏宋三帝實爲聖孝但止云三年未
委實行三十六月抑或僅同後世二十七月之制如唐元
宗止短二十七日惟後唐閔帝實遵漢文帝以日易月服
三十六日元宗乃反不如實由唐臣僻儒顏師古張柬之
輩誤之也至於翟方進身爲人臣宰相又非一人專職何
必饗榮奪情以遵漢家制度爲藉口況方進後母有賢行
而慈方進少孤貧欲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

履以給方進有母如此而忍忘哀負心以宰相之榮易之
是方進之不孝短喪尙不如尋常居安無事者而何責夫
明之張江陵也故嘗謂甯使漢廷暫時缺宰相不可使人
子一日無親而史乃稱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夫以宰
相之富貴而養其偏親此何足難史可謂取其小節而不
識大義者也埤此一論以諗後世之奪情者又據顧亭林
集有與友人論服制書稱關中至今三年喪服三十六月
此說如信則是橫渠之教未泯昔橫渠以禮教關中故也
吳幼清服制攷詳序謂先王制服必中有其實而後外飾
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與未服等王元

感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揆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說絀矣異哉吳艸廬世所推爲名儒而其迷惑悖謬乃如此無論二十七月原非聖王之制而喪不過三年經語明白何得誣三年爲二十七月直以鄭康成爲聖王乎至於情文之稱聖王原不過以三年酌劑其大常耳若覈事以實則有不可致詰不忍致詰者試問艸廬能信古今天下凡服二十七月者其哀情果皆稱不衰無虛乎吾恐不肖者卽旬月期月卽有無實而徒飾以文者

矣是且不待二十七月安在必因三十六月而始無實以致澆薄乎以其無實不偁不當服三十六月如刻非其實卽多有不當服二十七月者矣此與何休解公羊譏魯文公亂聖人之制欲服三十六月之服皆悖者以不悖爲悖也且以實計三年足月爲妄增不畏糾者謂以二十七月當三年爲妄減乎又觀胡紘論孝宗崩光宗疾復康自於宮中服二十七月之重服則前孝宗自言朕當衰服三年亦必止以二十七月無疑以此例之晉孝武魏孝文二帝之欲復三年喪亦祇二十七月可知

又補記 阮芸台太傅曰源源本本殫見

洽聞分風劈流無堅不破其解中月而禪真解勘獲實前人所未及其言未出世莫能知其言既出世莫能廢有功

名教實宇宙不可少之言反之人心無不允合儻能由此
興行亦所謂功不在禹孟子下者也不圖暮年獲見此奇
特仁和邵映垣曰姚姬傳先生跋顏魯公廟享議曰當
時韓公亦上此議與顏公意同有云非之神道豈遠人情
朱子極推之曰禮學精深得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之本意
蓋議禮精密上有以當乎先王之心而下足爲後世大儒
之所敬歎至顏公此文亦非弟博學工於詞說者之爲貴
然韓公之議不見用於貞元之末顏公之說竟得行於建
中之初蓋顏公是時名稱位望爲朝廷所信固重於韓公
云云此段議論可移以評此文至此文行否要俟諸時會
蓋此事所關固非特與唐之廟
享一代一時之得失而已也

合葬非古說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其因革損益之故各因乎其時之
宜有上古之宜有中古之宜有後世之宜有一時以爲宜而
不必今古咸宜若荀卿所謂端拜而議者壹審乎理之所安

而已太史公曰學者多僞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蓋
諸聖人者生平上世每先天以開人亦因時而立政其所制
制表見皆不虛顧純古風氣未開人心渾樸故其制作猶多
未備及至周公制禮作樂緣情致飾悉以人道推之其事義
益密品節益詳故孔子歎其郁郁而慕悅從之結於夢想而
公當日亦自以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上哉魯乎凡民無能動
其喙者矣然世或謂周人尙文實傷太縟如周儀二禮誠爲
運用天理爛熟大綱雖正而繁文曲節疲瘁難行末流益甚
則以爲周公緣人情而制禮事事卽人道爲推雖協諸人心
而莫敢非亦或遠於天事而失其本一時若老莊棘子成輩

明目張膽發爲貴本之論誦言相非彼固欲以輓世教之失而不覺其言之過當然不可謂其全無所見也嘗試論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而孔子亦有武未盡善之言若執一法謂萬世可以永遵則三代無庸改制而古今只生一聖人而已足顏子之問爲邦何必兼酌四代而不盡從周也則使孔子爲治其所損益亦大略可知矣子思子作中庸雖發爲下不倍之義謂不可生今反古而必又曰攷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上律天時自然之運下襲水土一定之理此卽虞廷所傳之一中也惟中而後可庸若稍有毗於一偏或過或不及則不能禁後人之不有所

變通也卽如葬禮孔子之言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孟子之言曰蓋上世嘗有不葬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噉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觀葬之本義如此夫豈待有繁文哉及至周公龍輴魚池飾牆畫窆鐸絰麾葆事義雲興禮經所載有不可勝數者矣然猶曰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謂比化者不苟爲其薄於人心爲忤耳至於禍福之說亦因有可推而論者葬者藏也旣葬藏其親之體魄以人子之心推之則必非其安而無害者孝

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此義得也若其親之體魄安而子孫亦安一本之氣潛通亦理之宜若可信者北方高燥地多火風南方卑溼地多水蟻又有如程子所言五當避者擇之不慎則雖曰葬也與向之委於中野狐狸與釋氏火化者何異故孝子仁人非藏其親之體魄而慎擇免於此數者之患固理之至正至明而無可議者謬儒訾之未之思也唯獨合葬愚竊疑而未允非謂合之之必非也特謂必合之之不必是也夫人既死則體魄必壞勢不久存故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至於魂氣上升延陵季子所謂無不之也彼其魂氣且不必其常在不散而又安必恆依於其體魄邪彼於一己之

體魄且不必其常依而又安可仍以夫婦之情通之亦見其
罔而燭理未明未達於鬼神之情狀矣記曰所以交於神明
者不可同於所安寢之甚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
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
不出其死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明有別也夫生既有別則死亦須有別故衛人之祔也離之
離之是也而世或據詩死則同穴之言又臆造孔子善魯人
之祔之語以埶和合葬之義不知古者葬有常期而人之死
無定年往往相距數十年之久是安能皆待於一朝而合葬
是以合葬之說雖見於傳記而於經禮初無明文未可以擅

弓白虎通所記厚誣周公也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備矣未有合葬之語而世顧以合葬爲周孔之教者妄也若謂周公緣人情而制禮必欲使人之夫婦父母常相聚於一處則公亦安能必死者之魂氣之必皆爾邪若必以此爲孝則豈周公以前上古聖人之不合葬者皆不孝乎而舜之大孝不聞其以合葬得之也又不知後世凡合葬其親者其孝皆比於大舜其賢皆過於古聖人否乎善乎季武子之言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武子知合葬之非特束於世傳周公之禮而許之耳然則孔子合葬於防何也曰其事政難信且同一葬也可合而合之本無非也

余病夫可不必合而以必合爲孝之固且蔽因以罪夫大儒而誣謗之爲義理生一癥瘕也昔朱子以紹興十三年三月喪父韋齋先生明年葬於建甯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塢山奉遺命也時朱子年十有四自言幼未及事卜地未詳乃以乾道六年七月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峰下距卒之歲二十八年矣又於乾道五年九月喪母祝孺人明年正月葬於建甯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距白水之兆百里而遠後又因白水地勢卑溼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厯山竝記韋齋詩有鄉閭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厯中以爲殆若讖云按此葬事具載大全集所撰行狀遷墓記

及墳誌度當日所以不合葬及遷墓情勢或因墳有寬狹不能相容或懼陵谷有變遷如周王季之事者年遠不可究知要其可合可不必合當遷與不當遷必壹本於義理之正決非無故而違禮違心犯不韙以取大戾復自爲文以畱授後人指摘可爲朱子信也孔子曰余所否者天厭之孟子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乃近人有錢塘王復禮著家禮辨言內引盧正夫張北山李中孚毛稚黃等言皆謂朱子惑於風水欲兩承吉地故離隔其父母不令合葬極口斥詈謂其忍心害理比之世俗不孝悖逆小人之尤者竊心傷之夫小人之忌毒君子恆欲摘其瑕抵其隙以爲快往往捕風捉影淡文

周納以莫須有之罪加之近世之攻朱子多若此者不可不辨或曰詩有同穴之言不可信乎曰周人族葬如周禮家人所言其次以昭穆爲序同穴謂同壙也但此詩本淫奔者之所爲亦與陳乾昔唐元宗同意何足述耶況王復禮書中又改詩穀則異室語爲生則同衾蓋爲猥褻竝失詩人語妙又引呂坤之言曰生死同處父母之情也夫婦欲合室家之願也分葬之慘痛入心脾詞意皆不雅馴又謂朱子自營壽藏於大林谷欲與其妻劉氏合葬而不令父母合葬此乃終身之玷後人當以爲戒是何言與夫朱子自規壽葬名曰順甯若其居心如此何以爲順甯乎小夫所不忍爲而謂朱子爲

之乎竊謂此事非止關朱子一人之得失實係天下萬世眼目其利害是非所繫甚鉅非細事也何則禮義者天地之所以立心生民之所以託命乾坤之所以正位禮義倒而乾坤或幾乎息矣百家之說決於孔氏乃自左邱明公羊荀卿以來及周秦記禮諸儒靡言謬說往往託爲孔氏之言是非混淆多虛妄不實則賴有有宋大儒程朱五子者明道立教使後世有所折衷師仰以爲其斗極今若竝程朱而詆毀之猶人欲有視而自壞其眼目也故吾平生於世之毀程朱者輒斷斷爭之而不敢避誠有懼乎其害之大也竊妄意斷之以爲朱子之遷墓而不合葬也必其於義理無害而可行者

若於義理稍有幾微不可但以欲兩承吉地以圖風水貪福利人言不恤以爲終身之玷舉其生平所有一切講辨言論不過以佐其欺世欺心欺天之具而於人生弟一大事立身弟一大節名教弟一大閑悉悍然不顧有如朱子而可謂其若是乎哉朱子說中庸至誠之立大本以爲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又誌特奏名李公墓述李公之言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私者可謂善人平心而論朱子縱不得爲上聖至誠將不得爲善人乎此種議論其始不過督儒愚士一知半解妄逞謬悠而已不知其罪乃上同於逆天地忤雷霆罵父母而無異今將諸人之言列後願與天下學者平議之

有友人閱此文意不謂然面以三事相糾其一曰今北方多墓園後死者卽啟前曠合葬非必同時死乃可合君文謂必同時死乃可合者謬也余曰凡世之葬其親者斷不能必人人皆獲吉壤葬數十年之久其吉凶必已可見若其不吉則不應復葬若其吉也則啟之恐洩真氣致禍殃且有驚動體魄之嫌則啟墓合葬亦不可謂得事義之宜其一曰周公以前無合葬之禮故無妨於不合君文謂古聖人不合葬不爲不孝此說迂疏不中理余曰吾文本謂合葬原無不是但不必以不合葬卽爲悖逆不孝周公以來朱子而外不合葬者亦眾矣若必皆科以不孝之罪指

此爲元惡如王復禮之論既非朱子所堪受卽亦非人心所公許也其一曰據四朝聞見錄中罵朱子者至多要甚則此豈不足致辨余聞乃不復言夫人乃以毀謗大賢爲無傷不必置辨則是無是非之心矣尙何可與言精義哉至孔子合葬於防據戴記檀弓篇云云陳浩雖爲辨說似猶失實如用先儒說殯爲殯母解慎爲引皆不成義理亦不成事理愚謂恐是聖父殯於五父之衢四面復土致愼若今之就攢室堆金葬者然故孔子不知其爲殯而誤以爲葬及聖母歿葬防乃問於當時輓柩之人之母然後啟殯合葬此事乍觀之似亦人情所有不知聖人人倫之至

且聰明睿知事無不察豈有其父之殯與葬不能審辨且
聖母平日家庭何無一言而待問於鄰媼而始知乎又以
至聖大孝合葬父母乃第一重大之事何至不慎致墓速
崩又何以不俟葬事畢急於先返而委其事於門人小子
程子謂孔子先反修虞禮墓不堅固非孔子也乃責門人
也夫葬而虞祭乃禮俗之常何待於修防在魯境內非遙
何至無一信使僕役往來必待子貢反問而始知聖人自
葬其父母如此疏忽潦草不慎乃不自責而反以責門人
小子乎此條載程書卷弟十八劉安節所編淺蔽之甚必

非程子之言亦不可信

補記

姚石甫云合葬本無非是但不合葬亦不得謂之不孝此二語最爲平允惟朱子始葬韋齋於五夫里中遷白水最後又遷武夷是一父而三葬之也五夫旣奉遺命而復改葬是不以遺命爲嫌但五夫旣有幼不更事之悔則遷白水時年已四十不應又不詳擇何以於慶元某年又遷武夷葬親大事果可一再不愼如此乎幸朱子以慶元六年卒設壽至百歲而武夷之葬有故不又將改葬乎此等處不能無疑豈別有義邪願更教之東樹曰詳觀來示亦以不合葬未爲不孝見許是免朱子一大罪已異於王復禮等之論但以三遷爲疑是固不得不疑且天下萬世所不

能不疑然愚以爲此何足疑也人子葬親非安其體魄於
無患此天理人情之正惟地之吉凶則有非凡人術解之
所能決定韋齋無神術則其遺命亦可違之不爲嫌朱子
雖解葬術而亦非神仙家流則擇地而誤亦事之所常有
而不足罪者謂年四十而葬術必精必當不誤者此世俗
輕薄誚詆不通之論也旣擇而不覺其誤誤而覺之於心
仍不安此天理人情之正見朱子始終仁孝之心空平無
纖毫私妄可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慚衆人之論口
角雌黃意在周納朱子以罪使無可解免以爲快愚之意
則在非情理之平以信聖賢之心術行事渾然天理一無

成見以解天下萬世之疑非執意以解脫朱子爲阿附也
此事祇以平常道理處之不用淡求則得其實政無用張
皇也孔孟復生不廢吾言矣

昔孔子絕意必固我劉屏山臨歿遺言誨朱子惟在不遠
復一語君子改過一息尙存不容稍懈曾子易簀反席未
安而歿以爲與其不得於理過而死何如改之理得而死
安也然則朱子之改葬猶行屏山之教也假使武夷之葬
未終吉卽壽百歲亦不得以老自諉殷人患河邦邑五遷
何傷於事義乎惟世之庸人見不超色聽不出聲抱尺寸
之義固邱里之言固執一見憑愚護短顧惜顏面客氣往

往明知行誤力自覆掩不肯降心從理虛心認錯或指東
畫西以飾智辨或游移兩可自埒執中若是者皆未聞道
皆未奉教於君子皆未足語於聖賢之學者也卽安有正
誼明道致知窮理正心誠意如朱子之賢葬親大事猶待
後生如王復禮毛奇齡輩之持其短而攻其瑕乎亦可以
決信而不疑矣

攷槃集文錄卷二終